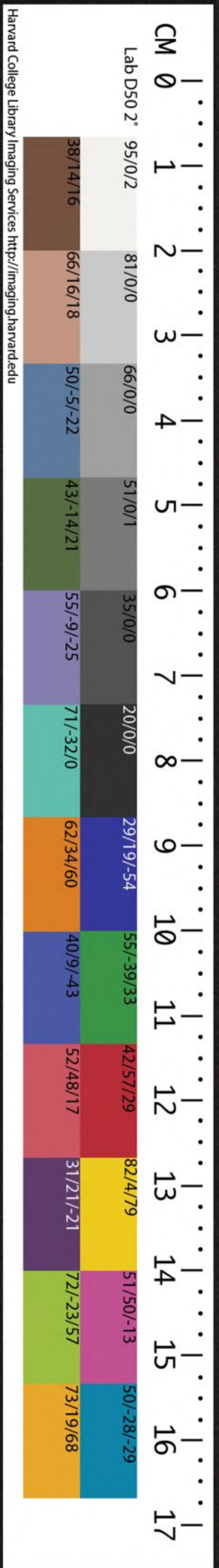


T 2512.2543A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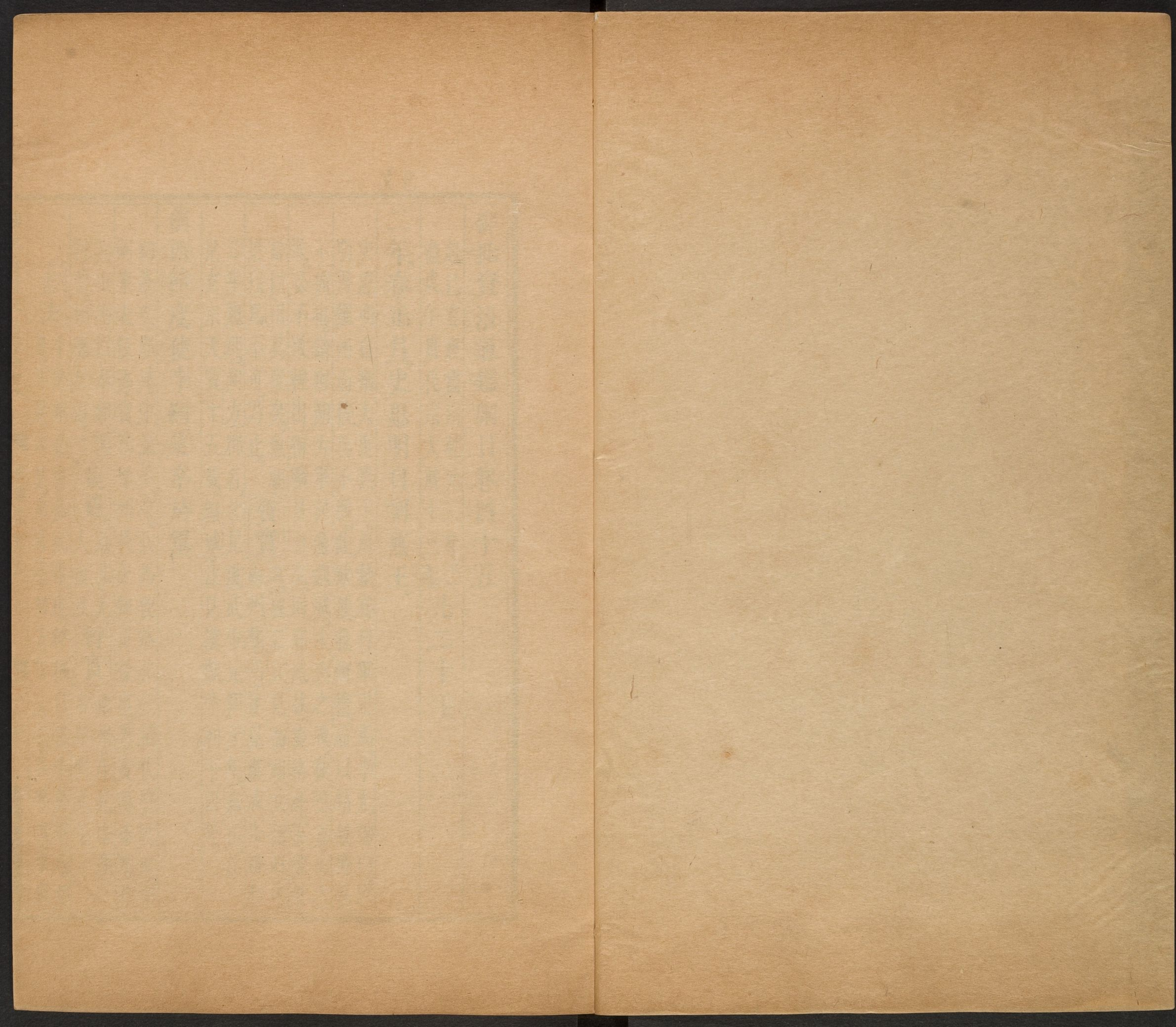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NOV 20 1935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正編

唐 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亥巳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

起巳亥唐肅宗乾元二年。○凡二十年。盡戊午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眾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質實燕國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嘉山。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鄴城。注見漢獻帝初平四年。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集覽荔非。羌人複姓。
質實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書法

卒於軍。必書嘉死事也。終綱目書卒於軍。八。祭遵。馮異。馬援。諸葛亮。劉方。段文振。在雅相。李嗣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業。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月食既。考異

提要作日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質實**月食。注見年日。食既。

書法

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天之厭之也。決矣。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終綱目書月食一而已。

發明

月食未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

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集覽**竊官軍裝號。私竊效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其衣裝。及每夜信號。令其不能辨識。**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漳水。注皇泰二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武帝太元九年。抄掠。注見隋恭帝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襄鄧。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孟津。

書法

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無帥也。則前者曷為首子儀。書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之可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

於無帥也。其旨深矣。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雖正猶凶。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以九節度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宦官臨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九節度之眾。無有能潰之者。唐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眾。一旦無故自潰。然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請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集覽** 唁。音彥。弔。引兵還范陽。失國也。**質實** 鄴。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立更始二年。涿郡。

苗晉卿。王瓌。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金吾。軍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質** 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實

靈武郡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靈州。

書法

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發明

制敕皆本中書。若旁蹊捷出。則中書果何用哉。况於以口敕而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覆。其為悖謬。不言可知。今焉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雖曰幸之。蓋亦譏之也。

以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

質實

李抱玉。營州柳城人。鄭陳穎亳。四州名。鄭

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穎。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

李光弼禪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書法

抱玉安姓也。於是賜姓李氏。不書何。凡書賜姓。譏也。抱玉耻與逆臣同姓。則賜姓宜矣。故不書。終綱目書賜姓三。婁敬。羅藝。徐世勣。賜姓各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贇。華。皆譏也。

回紇昆伽闕可汗死。

質實

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

後主景耀四年。

子登里可汗立。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廡。敕監察御史孫瑩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瑩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瑩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

集覽

瑩。余。傾反。

質實

鳳翔府名。

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天興。縣名。注同上。年。雍。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年。牂牁。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

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餓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遂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其眾。川。汜水。縣名。注同。上年成臯。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寃。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

兵馬使。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雁門。辛雲京。蘭州金城人。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質實

大寧郡。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蒲子。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寧國公主歸京師。質實

寧國縣名。注見至德二載。

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書法

書歸何無子也。終綱目公主嫁蠻夷。書歸者三。漢宣帝甘露四年。烏孫公主。是年寧國公主。武宗會昌元年。太和公主。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喻楚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張嘉延襲破荊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質實。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質實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書法

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之。終綱目書鑄大錢。六。漢後主建興十四年。延熙元年。丁亥年。宋。唐。肅宗。乾元元年。是年。己未年。唐。書罷大錢一。戊子年。宋。書大小錢皆當一者。一。肅宗寶應元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

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崤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剖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閣守備。剖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眾。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旄旗緩。任爾擇利。

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胡氏曰。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掎角。賊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渾洪重厚。不能為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小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務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於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集覽** 亂流。安惟貞。惟貞無姓。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枉尋而直尺。禮注疏云。八尺曰尋。尺小尋大。不可枉大而就小。以要利也。王良之所不為。王良以詭為御。而順就**正誤** 策馬亂。嬖奚。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王良之用轡。**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今按橫流而渡。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涓為亂是也。集覽誤甚。唐肅宗乾元二年。

陽縣名。注同上三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嶧嶺。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箕山。龍門。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石橋。溝名。注見晉懷帝末嘉二年。七里澗。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河清。縣名。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孟津。南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中潭城。注同上。文。北城。注同上。文。摘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荆襄。平之。

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質實

商州。注見晉元年。

帝太興元年。上洛。

貶第五琦爲忠州長史。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溱州司馬。胡氏曰。賀蘭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歿。肅宗以此罪之。雖殺之于睢陽。

以謝忠義之魂。良不爲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質實

忠州。注見玄宗

開元十七年。一統志云。溱州。唐貞觀中所置。憲宗時。嘗以珍州省入。宋熙寧中。復置溱州。又置溱溪縣。景炎三年。廢。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二十五里。睢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却之。

考異

提要陝下有衛伯玉三字。擊却當作討破。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

質實

陝州。

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爲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集覽**邠寧。公劉所居。魏置幽州。寧。本秦北郡。魏置華州。西魏改爲寧州。鄜坊。鄜。本秦上郡。溪。鄜縣。隋置鄜州。坊。本周之馬坊地。唐置坊州。

坊北去鄜

質實

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百一十里。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邠寧二州名。

邠。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商寧。本公劉邑。後為義渠戎所居。秦置義渠縣。始皇時為北地郡。漢為泥陽縣地。東漢屬安定郡。後魏於此置華州。又改邠州。西魏改寧州。合之曰邠寧。後周分置趙興郡。隋改為北地郡。唐改為寧州。又置彭原郡。宋復為寧州。宣和初置興寧軍。金屬慶原路。元屬鞏昌路。本朝因之。以安定縣省入。改屬慶陽府。鄜坊二州名。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渠搜中部都尉治此。姚秦置中部郡。後魏改中部縣。大統中改曰內都。隋屬上郡。唐初復改為中部縣。後置坊州。宋仍舊。元廢坊州。以縣屬鄜州。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書法

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河陽之戰。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為犄角。則可以一戰而擒思明矣。又何待借兵回紇。至受其屈辱。而後僅得成功乎。書曰。領節度使。病肅宗也。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流

夷州。

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

質實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

來瑱代之。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瑒瑒鎮襄陽。瑒至。維瑾等降。

集覽

來瑒。姓名也。通鑑釋文。瑒音他

甸反。少陵詩註。瑒音

質實

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秦州。注見漢光

武建武元年。天水。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質實

胡廣。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書法

行官始此。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諲罷。

集覽

馬上言。馬。姓也。上言。名也。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質實

劉晏。曹州人。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

質實

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西原蠻。注見代宗大曆六年。

○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敕小錢一當十。其

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集覽

榜死。榜。與。榜通。劉伯莊。音蒲庚反。笞擊也。

質實

京兆。

興王召卒。

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召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集覽

召。

招反。侗。徒紅反。定。州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考異

太字羨。按至德元年。載。書尊帝為上皇。

天帝。無太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僊媛。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

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
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
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
之孝且與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
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
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
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
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
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
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
衛兵纔庭老數十人立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
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
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
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
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
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
不憚因不如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
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
其握兵竟不能決

集覽

如僂媛之名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
手號英武軍各好在杜甫詩好在阮元瑜注好在乃存

問之辭也視服膳察視衣服及所食膳也記文王世子
篇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茹葷茹音汝飲
食也葷臭菜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西
方以大蒜小蒜與渠蔥蔥蒼蔥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芸
臺胡荽薤為五葷辟穀為句
注見宋主義符景平元年
質實興慶宮注見玄宗開
元二年大明宮注見
太宗貞觀八年梨園弟子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六軍注
同上天寶十五年載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一統志云

蓬州本漢巴郡宕渠縣地晉屬巴西郡梁置伏虞郡治
宣漢縣後周又置蓬州治安固縣隋州郡俱廢唐初復
置蓬州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咸安郡尋改為蓬山郡
乾元初復置蓬州宋以蓬池縣為州治元初置蓬州路
後復為蓬州治相如縣本朝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
慶府巫州本秦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晉宋齊梁皆因
之陳為沅陵郡地隋屬辰州唐初因之乾元初置巫州
尋改為沅州又改為潭陽郡大曆中改為叙州宋復改
為沅州治盧陽縣元初改置沅州路尋降為州隸辰州
路本朝初改為沅州府尋復為州省盧陽縣入焉隸
辰州府萬安咸宜
二縣名未詳沿革

書法

直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
罪著矣輔國不臣之惡極矣

發明 甚矣小人之為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似密。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况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強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乎何誅。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

河北之志邪。**質實** 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

書法 不果行。何惜之也。並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二則朝恩。故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有由矣。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誅之。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一旦恩命如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眾潰。展遂入廣陵。遣屈突突。孝標。狗濠。楚。王。暉。畧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

將趣北固者。李岷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集覽** 倨彊注

濟襲下蜀。岷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見漢高

帝十一年。屈突代北復姓也。岷况遠反。北固山名。在鎮

江城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山上有北固樓。天色清明。

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昇潤。昇州。

古金陵也。今建康府是。潤州。即京口也。今鎮江府是。

實 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

帝元朔五年。淮南。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移

檄。注見楚義帝元年。京口。鎮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一統志云。徐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二里。即古徐國

也。濠楚。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楚。注

同上。三年。山陽。白沙。山名。在鳳陽府城東八十里。其山

遍是白沙。故名。江。淮。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北固。山名。在鎮江府治北。下臨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

嘗登此山。乃建樓於其上。賜名北固。天色晴明。望見廣

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二里。下蜀。港名。在應天

府上元縣北一百里。俗呼曰官港。宣城。郡名。注見漢明

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昇潤。二州名。昇。注見漢獻帝興平

二年。金陵。潤。注見晉

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 劉展之反。上失信也。而以反書何。罪展也。展既

入廣陵。狗濠楚。畧淮西。陷昇潤諸州。是真反矣。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展。

李岷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岷曰。處尊位。食重祿。

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

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

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岷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

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

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

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

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

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展懼。選

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選

質實 三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五湖。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杭州。

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宣。蘇。湖。舒。和。滁。廬。七州名。宣。注見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蘇。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吳

國。湖。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舒。注見梁簡文帝太

唐肅宗上元二年

實元年晉熙和。注見漢中帝末嘉元元年歷陽。滁。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譙。廬。注見漢景帝三年廬江。平。廬。軍名。注見漢桓帝末康元。年青州。田神功。南宮人。任城。縣名。注見漢明帝末平十四年。淮。水名。注見漢後主。炎興。二年。

丑辛

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考異**。劉展反。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田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王暉。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懼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延

集覽

霍荼毒。霍音離。遭也。荼苦菜名。言民之苦毒如荼也。

質實

賈隱林。華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邛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兵機遲速。關係最重。利害所爭。間不容髮。有宜速而遲者。固失事機。有宜遲而速者。亦患於輕躁。皆足取敗。至於輕信僉士。浮說及令中使督師。往往債事。以至全軍覆沒。如魚朝恩之促李光弼者。何可勝數。明季亦坐此弊。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救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邛。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質實

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中。名。注見周顯王三年。邛山。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薄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誼。以善政聞。李揆與誼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誼過失。誼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質實

袁州。注見高宗儀鳳元年。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者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集覽** 故等夷。故舊等輩。夷。平也。平。謂平交。**質實** 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

光弼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段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魚奏替之。子璋舉兵襲魚於綿州。道過遂州。殺刺史號王巨。魚

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陷劔州。**質實** 梓州。注見漢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魚共攻斬之。**質實** 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東川節度。注同上年梓潼。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魏州名。注同上十二年莘。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劔州。注見立宗天寶十五載。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質實** 臨淮郡名。注見昭宗

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質實**

景福二年。泗州。○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脩省。仰荅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質實** 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至德元載。嘗書日食既矣。於是再書食既。而又加暗焉。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未有一世再既

如肅宗者。以玄宗之惑溺。謫見於天。一而至再。猶皆不盡如鈞。開元十七年。天寶十四載。肅宗而再至於既。何也。日者。人君之表也。玄宗溺於貨色。君德固已昏矣。然君威猶未奪也。制於小人女子。則威柄胥失。君之不見。則禍至必矣。食既之再。夫豈適然。凡天之示戒。一見再見。則禍至必矣。故再書日食。不盡如鈞。而明年祿山反。又明年玄宗出。再書日食。既而明年肅宗即世。張后亦見殺。可不畏哉。綱目書日食既。未有無其應者。免者。其惟漢明帝乎。詳漢惠帝七年。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地平節。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孔氏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蔡氏傳曰。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菩薩

集覽

天

梵語菩薩。華言普濟也。按釋典云。菩之為言了也。薩之為言見也。謂智慧了見也。北門武士。左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金剛。佛氏有金剛之號。取金有百鍊不壞之義也。膜拜。胡人禮拜也。膜音謨。韻會舉要曰。胡人拜稱南膜。穆天子傳。正誤。天成地平節。今按此乃膜拜而受。注云。長跪拜也。肅宗生日九月三日也。以是日為天成地平節。

書法

書置道場。譏也。於三殿。甚譏之也。日食再既。不聞恐懼。修省之實。加輔國以尚書。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禍福。而以宮人為之。汗褻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是故晉孝武之立佛精舍。書內殿。肅宗之置道場。書三殿。武宗之築望僊。書禁中。皆譏之也。

發明

前書立太一壇。此書置道場於三殿。其失一也。肅宗上危其父。下殺其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氏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

為之。不亦異哉。

質實 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

書譏也。肅宗所以應天者又如此。天之再譴。其為輔國張后明矣。七月而食既。八月而加輔國尚書。是猶父母怒此而復以此反之。有不甚其怒乎。方且置道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目歷歷書之。垂戒深矣。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書法

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江淮大饑。○冬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史李藏用。

質實

楚州。注見晉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告藏用反。襲殺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眾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

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集覽

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貶劉晏為通州刺史。**質實**

統一

志云。通州。本漢巴郡宕渠縣之東界。東漢析置宣漢縣。晉省之。劉宋復置。屬南宕渠郡。南齊屬巴渠郡。梁改置東關郡。及置萬州。西魏改為通州。隋初郡罷。大業初。改州為通川郡。唐初復為通州。天寶初。改為通川郡。乾元初。復改為通州。宋初改為達州。以宣漢等縣省入。元仍舊。國朝初改州為縣。又以通川縣省入。屬夔州府。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胡氏曰。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且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集覽** 建子月。以十一月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為歲首。肅宗改制。度。故不以數紀月。以斗所建辰為名。明年建寅月。復稱正月。鴻臚卿。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道禁中語。道說宮禁中語話也。德宗時。杜黃裳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議禁中事。行辟。辟。毘

亦反。刑法也。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貴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集覽。白著。民有貴產。無因而制。疆取之。故謂之白著。

上朝太上皇於西內。考異

上上字當作帝。太字羨。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惟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集覽。泣然。涕流貌。泣。音胡反。映。

寅壬

寶應元年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

質實

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

○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初王恩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魯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質實。鉤校。即鉤考。注見閔帝應順元年。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眾曰。來日脩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脩宅夫邪。元振帥之執

書法

自輔國劫遷。於是踰年矣。始一書朝。徒以勝於張后故也。又五月而上皇違世矣。肅宗之罪。其何以自贖哉。

國貞。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脩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禪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集覽**。畚鍾。音本插。左傳宣二年。寘諸畚注。畚。以草授之。索為之。管屬。史記田單。傅身操版鍾注。鍾。蓋也。

質實

絳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

發明

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等而下之。士卒之事。偏禪。偏禪之事。主帥亦猶主帥之事。天子嚴其下。正所以衛其上耳。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綱目於去冬。書楚州牙將殺其刺史。今春書河東軍殺其節度使。又書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徐而考之。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所謂丘夷則淵實。下陵則上替。其來非一日矣。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汾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興平。軍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以來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諷將吏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呂諲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集覽。商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救以茂代瑱為防禦使。

商。古商國。後魏上洛郡。周為商州。金。即漢之西城郡。西魏改金州。均房。均。秦屬南陽。隋置均州。房。本隋房陵郡。唐改房州。裴茂。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商。注見晉元帝興元年。上洛。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八年。西城。均。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房。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河南節度。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書法

李輔國請之也。自韋倫被代。而節度皆出於輔國矣。自蕭華罷去。而宰相亦出於輔國矣。宰相職無不統。而復領使。則是下行有司之事也。書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深譏之。凡書如故。皆譏也。終綱目書如故。四。是年。代宗廣德元年。僖宗中和元年。五代與戊年。惟鄭畋非譏辭。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絕地

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觀矣。

集覽

尼真如。尼。女僧。即所謂比丘尼也。

也。名真如。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文。蔡氏傳曰。以書考之。乃舜之事。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民曉然知禍福之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首命重黎。修明典祀。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君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

質實

恍惚。猶依稀也。見不審貌。亦作彷彿。

書法

上書得寶玉十三。而下書大喪二。殺后一。寶之為應。乃如此。書。所以示鑒戒也。終綱目書得寶

一而已矣。

發明

玄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直書于策。識者可以觀矣。

太上皇崩。考異

太字羨。皇下漏天帝二字。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書法

魏主獻嘗建丑矣。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年而復。武后嘗用周正矣。中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復。於是肅宗建子。亦不一年而復。是年夏。時信不可易也。自是終綱目無書改正者矣。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考異

殺當作弒。按北魏宣武之后于氏。則此當書弒。不當書殺。尹氏曲為之說。非朱子之意也。

人皆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綱目特書高肇弒其主。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令。明正其罪。上告君父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弒。下可全昆弟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歟。一失其機。反被輔國矯太子命。遷后於別殿。幽殺之。及其二子。有累代宗之德多矣。尹氏發明云。直書曰殺者。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發明不正。弒逆之罪。而正受弒者之罪。其說抑未然乎。若然其說。則恐世之為人奴者。殺其主母而不謂之弒。何

考證

殺當作弒。○謹按唐書。張皇后謂太子曰。李輔國也。人皆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綱目特書高肇弒其主。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令。明正其罪。上告君父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弒。下可全昆弟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歟。一失其機。反被輔國矯太子命。遷后於別殿。幽殺之。及其二子。有累代宗之德多矣。尹氏發明云。直書曰殺者。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發明不正。弒逆之罪。而正受弒者之罪。其說抑未然乎。若然其說。則恐世之為人奴者。殺其主母而不謂之弒。何

足以昭監戒於將來也哉。今故推明正例。殺當作弒。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備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集覽

備。下。質實。元。程。

振。京兆三原人。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末。元元年。會稽長生殿。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華清宮。兖州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二年。

書法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

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弒。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

殺。皆罪之也。終綱目書皇后弒者二。漢許后。伏后。書殺者二。晉賈后。唐張后。列國之后書弒者一。魏于后。

發明 皇后天下之母。儷體震極。輔國以家奴賊之。書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禍。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固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若夫輔國專橫之惡。又自不言可知。皇后且猶殺之。如獵狐兔。然。况餘人乎。

太子即位考證 當作太子。豫即位。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集覽 大家。猶言天家。蔡邕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敢指斥天子。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號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質實 武大明六年。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書法 前書為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尚書矣。於是復為司空。是三公也。宦者書為司空。魏有劉騰。唐有輔國。

發明 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

○敕大小錢皆當一。

民始安之。

書法 唐世錢幣七變。肅宗居四。至是而民始安之。自此終唐世無書改鑄者矣。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考異

擊當作討。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

充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聞光弼至乃還。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眾務悉委判官張儉。儉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宋州。今睢州是。注見漢景帝三。質實。軍名。之過乎。集覽。年睢陽。張儉。姓名也。儉。倉含反。質實。注見太宗貞觀十年。劉昌。開封人。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兗鄆二州名。兗。注見前。鄆。本魯地。漢為壽良縣地。東漢屬廩丘縣。後周置清澤縣。及高平郡。隋初罷郡。改縣為萬安。後改為郡。以廩丘省入。大業初。改置鄆城縣。屬東平郡。唐初因之。乾元間。改置鄆州。以鄆城縣屬。五代周罷州。以縣屬濟州。宋因之。金以水患徙盤溝村。元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一旅。之眾。

書法

書使何。歸功光弼也。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橫。留連揚州。其非心乎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故特書使。若都將李晟。則不書使矣。代宗大曆三年。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已。上欲姑息。許之。裴茂屯穀城。既得密敕。即帥麾下。趨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茂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來瑱相繼叛亂。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茂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集覽。藩鎮。唐自安祿足以制之。謀及宦者。得無亂乎。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後遂效。質實。穀城。縣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反側之臣。謂反叛不正之人。猶漢光武紀所謂反側子是也。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倔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書法

書復以何。美改過也。肅宗信用邇言。專以節鎮。餌其臣。而圖之。非瑱復請。而代宗察焉。則瑱亦劉展矣。然則姑息是乎。曰。瑱之跋扈未明也。與其以詐失人。不若徐為之計也。使瑱果跋扈。則割其四州。

必不肯嘿無一辭。而淮西之徒。必不畏懼而上請矣。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考證

當加宦者於李輔國之上。○謹按李輔國。宦官之罪。

首也。宦者拜官有之。未聞為三公者。封侯有之。未聞進王爵者。為三公封王。自輔國始。或曰。鈞為輔國也。既書宦者於兼太僕卿之上。進王爵。何必復書乎。曰。漢封單超為列侯。又以為車騎將軍。皆書宦者於其上。考之凡例。加於除官。以著其與政。加於封爵。以著其有功。先儒謂宦寺之禍。甚於女寵。漢唐傾危。實由此輩。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書法

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譏之。宦者封王。終綱

而已。

發明

以一閹尹。而寵之以宰相。封之以王爵。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台州袁晁作亂。

質實

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

○以程元振為驃

騎大將軍。

考異

以下漏宦者二字。

考證

當書宦者於上。

質實

驃騎。注見漢武

帝元狩二年。

發明

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貶裴晁為施州刺史。

左僕射裴晁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質實

施州。注見中宗嗣聖三年。僕射。官名。注見

秦始皇三十四年。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

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初。毘伽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殞。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琚、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

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偽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集覽

毘伽闕。前可汗之號。登里之父。适。古活反。雍王之名。車鼻。回紇將名也。車。昌遮反。披靡。史記漢書。漢軍皆披靡。並上聲。正義曰。披靡。精體低。質實。三城。注見梁武帝大

統志云。大陽津。即茅津。在河南南府陝州城北四里。一名陝津。春秋時。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豨尸而還。即此處。雍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為殿。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後殿。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南山。注見

周安王十五年伊闕馬璘岐州扶風人河陽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即此漢置縣隋文帝於此建河陽宮漢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漢置縣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相衛洛那四州相注同上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洛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恒陽縣名注見立宗天寶十五載張忠志營州柳城人安祿山假子恒趙深定易五州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於是遣劉清潭使回紇徵其兵其不書徵兵何諱之也據至德元載書徵兵回紇曷為諱之回紇既至三城乃困辱使者故諱之諱之則曷為書入援朝義之敗東京之復回紇與有功焉固不得不書之也

發明

前日兩京之復借助回紇綱目皆不書之者不謂夷狄之有其功也今焉舉兵入援何為復書之哉夫當逆胡反叛之初二京覆沒肅宗以欲速之心急於討賊為迎侍上皇之舉是以借兵收復故綱

目亦亮其不得已之意寓諸書法之間所以尊中國而存大體耳若夫代宗之初則非前日之比思明既死餘孽僅存李郭諸賢效忠宣力正自不必外求援兵况是時虜酋恃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掠卒啟入寇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深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為後戒耳然則或書或不書皆有深意君子不可不察也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大傅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夫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集覽累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正誤

其為太子累大矣今按累謂罪相連及也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年

書法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晉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錄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終綱目書盜殺十一。書遣盜殺三。詳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發明

李輔國賜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愧甚矣。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契丹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契丹王武俊。王武質。質實。成德軍節度。注見漢山。井陘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書法

賜姓名不悉書。據盟沒斯賜李思忠。宋文通賜李茂貞。段凝賜李紹欽。王晏球賜李紹虔。温韜

賜李紹中。朱友謙賜李繼麟。皆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寶臣。譏不踐其名也。賜姓名始此。終綱目書賜姓名二。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書賜姓三。婁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名五。詳立宗天寶九載。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質實**。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河朔二郡名。注見立宗天寶十五載。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庭玉。及田神功。辛雲京。皆會。進圍朝義於莫州。**質實**。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下博縣名。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一統志云。莫州。本漢之鄭縣。隋屬瀛州。唐置鄭州。改鄭為莫。國朝省之。故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三十五里。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

如故○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發明 來瑒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綱目書殺而分註述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
集覽 奚契丹奚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
集覽 乞行間自效行胡剛反薛嵩願於行陳之間自展功效也
質實 州
名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魏博德滄瀛五州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博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瀛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河間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 拜節度未有總稱諸鎮者此其稱河北諸鎮何見河北之盡失也復失河北懷恩為之

發明 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

明矣謹而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集覽

置頓。安置宿頓之具。渠帥。夏書殲厥渠魁。注。渠。大魁。帥也。好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絞小而輕。陳鄭。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一統志云。趙城。縣名。本

質實

周穆王封造父之地。春秋時。趙簡子居之。漢爲河東郡。魏縣地。隋爲霍邑縣地。隋未始分置趙城縣。屬霍山郡。唐屬呂州。後屬晉州。宋初省入洪洞縣。尋復舊。政和中。陞爲慶祚軍。金復改爲趙城縣。屬平陽府。元割屬霍州。屬平陽府。

書法

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

目書歸國之意矣。是故回紇爲暴三輔。則以歸國書。契是年。吐蕃觀望反覆。則以歸國書。德宗興元元年。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石晉丙申年。皆幸之辭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爲帥。上不能討。因以爲留後。崇義奏改瑱。

書法

書留後。始此。

三月。葬泰陵。喬陵。考異

喬陵。按唐鑑當作建陵。

質實

一統志云。泰陵。唐玄宗之墓。在

西安府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建陵。唐肅宗之墓。在西安府醴泉縣西北一十八里武將山。○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聚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質

實

浙東道名。注見漢和帝末元元年會稽。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媽。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質。實。媽。檀。平。薊。四州名。媽。注見晉懷帝永陽。為澤潞管。嘉五年廣甯。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年漁陽。棣。冀。二州名。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青。淄。軍名。注見大曆十四年淄青。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

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范氏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楊綰初議。髣髴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與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薨謝之遽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顧綰所條。其詳不可見爾。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勿於詞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事。以杜其諛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材之本也。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集覽

進士加雜文。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明經加帖括。帖括。即帖試也。明經帖試。注同上年。長老。謂年長

老成之人。誦帖括。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帖。謂上第。索隱曰。才優而品第最高者。道舉。唐制取士。歲舉常選

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保桑梓。謂居其鄉上者。詩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

父母所樹。已不敢不恭敬。文公集傳曰。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故

謂家鄉曰桑梓之邦。博士。學官名。掌正誤。道舉。今按立

通古今。祭酒。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舉也。故楊綰謂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俱停。

實。楊綰。華陰人。僂侍。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嚴武。華陽人。挺之之子。

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綰議也。

秋七月。群臣上尊號。○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僊詔和解之。

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

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眾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

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

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僊。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

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

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

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集覽。河曲。注見漢光

年。男玢。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降虜。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

年。中使。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書徵處士不至者有之矣。未有徵入朝不至者

也。書徵蠻夷入朝不至者有之矣。隋煬帝大業

十六年。未有徵臣子入朝不至者。也。於是僕固之

不臣甚矣。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

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考異

上當作帝。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

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眾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滄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鮮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

急難。又遠委用之。代宗於關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已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于胷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集**

覽 大震關隴州汧源縣。大震關後改曰安成。部曲。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轉關轉相戰鬪也。轉。陟充反。

持滿。謂注矢於弓。弩引滿而不發。纖芥。細也。芥。菜名。其實至細。以喻事之至微者。或作纖介。

注。介。間也。謂不以細事而間介于懷。**質實** 西域國名。注見漢哀

帝元壽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

蠶食。注見大曆十四年。左衽。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大震關。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九州名。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廓。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崞縣。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鄯。注見漢宣帝元康

四年。湟中。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臨洮。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成。注見漢獻

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奉天。縣名。注見德宗

建中元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關內。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

十九年。吐谷渾。西羌別種。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便橋。注見高祖武德九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豐。縣名。注見晉元帝大興四年。行

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廣武。縣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宛川。一統志云。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南四十二里。一名華嚴川。鄜坊。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華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

一年。寶應。縣名。注見梁元帝承聖元年。陽平。漘水。注見玄宗天寶二載。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播越書如四。書切如二。書出奔四。書奔九。書走六。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肅宗寵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而又寵一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寇。抑遏奏請。遂至幾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

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嗚呼。闕宦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悟。則亦未如之何也已。

唐肅宗廣德元年

三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騶發。擊退虜賊。再安社稷。元振雖欲潛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

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社稷。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集覽** 疏元功。疏與疎通。遠也。元。大也。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注。勞。力報反。勞來也。公乃王。老子歸根。篇。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注。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能為王。則德合神明。可謂天子也。肆。諸市朝。記。檀弓下。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質實**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犯關。度隴。關。謂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隴。謂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縣。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

書法

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故以無罪之辭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譏失刑也。終綱目宦官。書削官爵二。程元振。仇士良。

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質實**

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書法

唐世宦官。不書宦官。此其書何。非常也。宦官而反。則非常矣。故以為觀軍容使。則書宦官。肅宗乾元元年魚朝恩。反則書宦官。祇則書宦官。敬宗寶曆二年劉克明。皆非常也。終綱目宦官書反二。是年呂太一。昭宗大順二年楊復恭。

○十二月。上還長安。**考異**

上當作帝。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質實**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書法

朝恩前為宣慰處置使。削不書矣。此其復書之何。一宦官也。至加以天下之大名。則不必削可也。故備書之。而代宗尊寵闔寺之過。不待貶而自見矣。

發明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眾。皆制於一闔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脇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質實**松維保三州。松

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并松。維。注見大曆十四年。保。未詳沿革。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南。道名。注同上。年益州。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集覽**三原。耀州縣名。屬京兆。按耀州。今安西路。輝州是也。**質實**三原。縣名。注見

年。溱州。注見肅宗乾元二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書法綱目宦官書流二。程元振。吐突承璀。書杖一。辛宗景。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

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質實**李抱真。河西人。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上然之。元嘉二十八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

元朔元年。

書法譏不早也。故雖不行。亦書遣譏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以魏博為天雄軍。**質實**

天雄軍。注見漢成帝

綏和二

年魏郡。從田承嗣之請也。

書法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則跋扈之意可見矣。故書。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質實**。汾水上。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雲南。未詳處所。或謂即雲中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都虞候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眾心。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

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范氏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集覽**。榆次。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十將。官名也。一本作其將也。善善惡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質實**。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乘傳。注見漢景帝三年。牙官。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發明。安史反逆。皆死於其子。天理固為甚明。懷恩親目其事。尤而效之。故瑒亦為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為斯世戒。亂臣賊子。猶欲稱亂不已乎。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書法。晏。交元振者也。峴。去元振者也。而以宦官之譖與晏俱罷。用法如此。唐之僅存幸矣。綱目並書

之。所以譏也。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質實**王縉。太原人。維之弟。○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捋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質實**河南道名。注見宋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汴河。梁洋。二州名。梁。注見周。報王四年。漢中。洋。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鄉。江漢。二水名。注見周。報王四年。

夏五月。初行五紀曆。○罷孝悌力田及童子科。

楊綰奏。孝悌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集覽**稅青苗錢。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歛

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書法官俸。未有書所出者。譏也。是故玄宗之給官俸。書稅青苗錢。皆譏辭也。終綱目。書青苗錢一而已。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考異**此誤。書諡。考證。當去武穆二字。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諡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於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發明

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望。賴溫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遂至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夫當代宗播越之時。光弼擁兵不赴國難。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惜。且光弼與子儀齊名。號為李郭。戰功俱為第一。然綱目於子儀之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而於光弼之卒。不書其太尉侍中副元帥之官。止及其爵諡而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满之意。故予之而不盡予。亦可以為事君不知命義者之戒也。嗚呼。以臨淮之功。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况下於臨淮者乎。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請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土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土耳其。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

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眾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

殺。涼州遂陷。沙陁者。姓朱。邪。世居沙陁。積。因以為名。**質實**。乾陵中宗之墓。注見嗣。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支。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朱邪世居沙陁。積。注見睿宗。太極元年。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質實**。列。與裂通。車裂也。常侍。謂郭晞。子儀第三子也。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書法

神龍乙巳。嘗書戶口之數矣。於時戶六百一十一萬。至開元丙寅。凡二十一年。而再書。所增者九十一萬餘戶耳。又至開元庚辰。凡十四年。而復書。所增者一百三十萬餘戶也。又至天寶甲午。凡十四年。而復書。為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所增者一百二十萬餘戶也。自甲午至今甲辰。十年耳。所減蓋六七十萬餘戶。益之甚難。損之甚易。喪亂之禍。可勝痛哉。

發明

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九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所奏之數。戶僅二百九十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玄宗恃

其戶口之富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纔十年間。其減耗之數。爲戶凡六百七十餘萬。爲口凡三千五百九十餘萬。向來富庶之盛。今皆安在哉。方其溺愛之時。特一女子。所樂僅若毫芒。然而驕奢淫泆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遂至喪壞生靈。若是其衆。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主觀此。要當兢畏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嗚呼。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

末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集覽

澤潞。卽昭義藩鎮也。有州五。曰柳。汾。晉。澤。潞。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劉貢父曰。漢謂騎士講武爲

都質實

澤潞二州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行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集覽

行軸。注見梁武帝天

監十六年。椎剽。椎。傳。追。反。剽。匹。妙。反。索。隱。曰。椎。殺。人。而。剽。掠。屏屨。屏。扶。味。反。草。履。也。左。傳。資。糧。屏屨。

質實 獨孤及。洛陽人。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巴。蜀。二。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發明 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頗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用人。其失一耳。宜乎綱目亦不書獻言之人也。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集覽** 利我不虞。利。幸。虞。度也。不虞。猶言不意也。我不虞度。則彼之利。**質實** 奉天。縣名。注見

德宗建中元年。

旱。

米斗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集覽** 裴諝

姓名也。史炤曰。諝。思呂反。權酷。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陛下。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郎中爾。何以書。嘉服義也。書交予之。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劍南。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質實** 劍南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發明 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嚴武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而亦得書其爵。何耶。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爵者。初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鎮之強耳。故自是而後。迄于五季。例皆做此。

觀者不可不知。

畿內麥稔。

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立宗開元

十一年。什一之法。
注見大曆十四年。

書法

麥稔不書。此何以書。譏取民也。是舉也。第五琦為之。終綱目書大稔四。詳高宗永徽五年。書麥

稔一而已。

發明

上書早。此書麥稔。亦足見饑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則四方萬里之外。又將若何。雖曰幸之。實亦傷之也。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

名正已。

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李實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集覽

成德。成德藩鎮。自李實臣始。有州四。曰常。冀。深。趙。魏博。魏

博藩鎮。自田承嗣始。有州七。曰貝。魏。博。相。磁。洛。衛。相衛。

相。息亮反。殷王河。直甲居相。即此。後魏置相州。今彰德府是也。衛。古汲郡也。在漢為河內朝縣。周武帝改衛州。

盧龍。盧龍藩鎮。自李懷僊始。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媯。質實。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鄭州名。注見梁

帝建昭二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建安十二年。襄陽。相衛。二州名。相。注見漢元

書法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正已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名。不振甚矣。故以鄭

王邈為節度。不書。書留後。譏不振也。逐殺主帥。命為主帥。自代宗始。於是平盧李懷玉。西川崔旰。盧龍朱

希彩。淮西李希烈。綱目悉書之。

發明

肅宗乾元元年。平盧帥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志元子。推侯希逸為主將。迨今首尾八載。蓋

希逸乃懷玉所立。宜其復見逐於懷玉也。夫天子制公侯伯子男。所以辨君臣之分。嚴上下之防耳。唐惟不謹於此。故亦卒亡於藩鎮。此則理之必至者也。書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則唐人紊亂名分。自生厲階。使人道變為禽獸。中

國胥為夷狄。曉然見矣。逐節度而為節度。逐天子。豈

不為天子乎。吁。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集覽

寶輿

輿。本作昇。昇車也。以七寶飾之。

鹵簿

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宋已丑年魏主丙寅年梁武帝甲戌年梁主繹。皆親講也。此非親講。則其

書之何。自內出也。故異教有自內出必書。仁王經自內出則書。是年孟蘭盆自內出則書。大曆三年皆所以病代宗也。

宗也

發明

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非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蓋王

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未

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孟蘭盆。紛紛交舉。大曆之政。日以紊矣。

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皆所以深貶之也。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

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刺趣盩厔。

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

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

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

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

二百衝之。虜眾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

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大駭。逃

者甚眾。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

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邠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

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党項帥鄭庭玘。亦詣鳳翔降。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

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忠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覽 奴刺。即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刺名之。刺。盧達反。蓋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錯愕。注見漢明帝末。平十四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捐館。捐。余專反。棄也。禮。婦人死曰捐館舍。顏師古曰。蓋亦通稱也。不欲斥言曰死。故託云捐館舍。未得與北軍齒。謂舉列如齒也。言猶在北軍之下。鏖戰。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師貞丈人吉。豕曰師。衆也。貞。正也。貞丈人絕句。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伊川先生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衆。以壽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師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

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質實 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大人。子稱父曰大人。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首長。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酋豪。酹地。以酒沃地也。靈臺。縣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解嚴。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穰苴既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淮陰侯起於微賤。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韓信。

書法 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凡內與外盟。其辭有四。請盟。卑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誘入寇二。是年僕固懷恩。後晉癸卯年。楊光遠。王恢誘匈奴不與焉。書蠻夷受盟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書請盟一。高祖武德九年。書與盟一。德宗貞元三年。書來盟一。穆宗長年。

發明

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回紇受

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志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集覽** 奴刺。即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刺名之。刺。盧達反。蓋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錯愕。注見漢明帝末。平十四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捐館。捐。余專反。棄也。禮。婦人死曰捐館舍。顏師古曰。蓋亦通稱也。不欲斥言曰死。故託云捐館舍。未得與北軍齒。謂舉列如齒也。言猶在北軍之下。塵戰。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師貞丈人吉。豕曰師。衆也。貞。正也。貞丈人絕句。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伊川先生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衆。以壽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師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

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質實** 涇陽縣。周赧王四十九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大人。子稱父曰大人。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酋長。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酋豪。酹地。以酒沃地也。靈臺。縣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解嚴。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穰苴。既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淮陰侯。起於微賤。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韓信。**書法** 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凡內與外盟。其辭有四。請盟。卑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誘入寇。二。是年僕固懷恩。後晉癸卯年。楊光遠。王恢誘匈奴。不與焉。書。蠻夷受盟。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書請盟。一。高祖武德九年。書與盟。一。德宗貞元三年。書來盟。一。穆宗長年。慶元。

發明 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回紇受

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

考異 提要作十月。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集覽

戎落。落。居。

也。人所聚居。故謂村落。屯院落聚落。

質實

路嗣恭。三原人。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質實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奏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

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大敗而還。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乂反而襲之。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集覽** 攘地。高誘曰。攘。猶拓也。推也。李昌夔。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一統志云。簡州。本漢犍為郡之牛鞞縣。晉因之。宋齊屬蜀郡。西魏改陽安縣。於縣置資州。及武康郡。後周徙資州治資中。隋初置簡州。後罷。唐初復置簡州。後又置清化軍。宋復為簡州。領陽安平泉二縣。元廢平泉。以陽安縣省入。國朝初。改州為縣。屬成都府。普州。注見高宗顯慶三年。邛州。注見漢帝立更始元年。臨邛。瀘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江陽。

流顧繇於錦州。

考異 提要錦作綿。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

質實

華原。縣名。未詳沿革。錦州。未詳沿革。考異。

作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

大曆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質實祭酒官名。
注見漢獻帝
建安元年。

書法

復補何久廢也。書喜之。亦悲之。終綱目國學書復者二。乙丑年齊。是年。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二月。釋

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集覽釋奠。注見梁武帝天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洪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也。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書法

非親祀也。則何以書為朝恩書也。於是朝恩帥軍將聽講。子弟皆為諸生。至乃自謂才兼文武。書傷之也。終綱目書釋奠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惟此非美辭。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許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大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銜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
集覽門籍。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通籍。以為誹謗。貶之。
質實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戰于梓州敗走旰節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栢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集覽

紀綱也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質實

四鎮注見高宗末淳元年北庭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韓彭謂韓信

彭越也二人乃漢高帝時良將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考異

以下漏宦者二字按凡例宦者除拜加宦

者字或謂乾元元年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已書宦官然漢單超兩書宦者不厭辭繁則此判國子監前所未有亦當加宦者字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集覽

成均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鼎折足

質實

常袞京兆人

書法

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補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

發明

朝恩既為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

唐室為無人矣其為風沙衛也不亦大乎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考異

上當作帝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集覽

緡錢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

書譏賄也。與生日罷宴者異矣。終綱目書生日四。詳太宗貞觀二十年。書上壽二。漢明帝永平

是年。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至是停之。

書法

書停什一何。予之也。什一。古法也。停則曷為予之。曰。往年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其麥。畝收什

一。曰。此古什一法也。行之甫一年。民多流亡。及是而罷。書曰。停什一稅法。幸之也。

十二月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掠。擅留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集覽**同華。同本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

後魏改同州。華。本後魏東雍州。西魏改華州。

質實

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集覽**桂管。即秦之桂林郡。漢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置零陵郡。梁立桂州於蒼梧鬱林之境。唐置桂管。管。猶府也。宋置靜江府。宣歙。即秦之鄣郡。漢改丹陽郡。今寧國府是。歙。在漢丹陽。宣。隋置歙州。宋改為徽。州。治歙縣。歙。失涉反。**質實**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宣歙。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歙。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

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考異**

斬當作誅。

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質實

渭上。渭水之上。

注見漢高帝五年。

未丁

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集覽子不為薄輕之也謂質實一統志云昇平縣名唐初所置宋熙寧初省為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二十五里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川節度使。

杜鴻漸請入朝廣為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

發明

前書崔旰殺西川節度使繼書以杜鴻漸為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功也至是書鴻漸入朝以旰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不能成功又反與賊為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節鉞耳比事觀

之厥罪惟均矣。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于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

自漢唐以來之勲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儀為首

稱非其得於天者獨厚也良由篤恭謙冲不敢以功業自矜故能終身顯榮聲施後世觀其自謂不能禁暴乃遭天譴數語其虛懷卓識過人遠矣

戊申

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舍父念母。母乃悖於人道乎。**集覽** 賜莊。先明為其子朝義所殺。胡僧不空。胡虜之僧也。名不空。九年死。諡大辨正。**質實** 曲江。地名。注見德宗建中二年。華廣智三藏和尚。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書法

作寺非上命不書。朝恩作之。則何以書。為太后冥福作也。而况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助之乎。上書作章敬寺。下書幸章敬寺。則與上命無異矣。故從湘宮末寧例書之。

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却之。○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時盜發于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

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質實** 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

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考異

上當作帝。

書法

書聽民出家多矣。晉成帝咸康元年。壬申年魏。甚。有書度僧萬人者矣。庚子年閩主曦。佛寺書幸始此。終綱目佛寺書幸二。是年。懿宗咸通十二年。捨身講經。不與焉。

發明

一家奴作寺。而為之臨幸。比事觀之。失可知矣。

○三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夏四月。崔旰入朝。復

使還鎮。

肅宗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肅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來朝書遣還鎮有之矣。據田弘正。劉從諫。安審琦。未有書復使還者。書復使還。特筆也。其特筆何。譏失刑也。崔旰前殺節度。則罪人也。於是入朝。可以除之。而弗之除。復使還鎮。唐之不能刑甚矣。故特書復。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

泌固辭。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皆唐制正五品官也。

質實

蓬萊殿。注見憲宗元和十

四年。宣政殿。衡山。注見肅宗至德二載。

書法

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泌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臣朋友之義缺矣。故

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而俛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書徵。

追諡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曷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諡倓曰承天皇帝。胡氏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諡。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集覽** 岐薛。岐王。薛王也。後皆追諡為太子。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

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質實

回紇。匈奴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孟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孟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華梵雙舉。或曰。孟蘭盆。天竺國語。猶言救倒懸。今人設盆以為供。誤矣。

集覽

孟蘭盆。釋

八月吐蕃寇靈武。

質實

靈武。縣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

○以王縉領

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王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諸將悍疾者殆盡。軍府始安。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質實

李晟。洮州臨潭人。大震關。注見

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凡書屠。譏也。此其書屠何。吐蕃為暴甚矣。至是一逞志焉。而華夏之氣少振。書曰。吐蕃遁還。予功也。於是李抱玉使之不書。書李晟。歸其事於晟也。終綱目書屠八。詳漢初乙未年。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集覽

掌漏者。主掌刻漏之人。漏。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邠寧。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流言。注見漢元帝初

元五年。

酉巳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

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質實

反間。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

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集覽**我於使人乎取之。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今於汝取索不足之賄。馬歲至。自乾元以來。每歲來求和市。吾數皮而歸資。數計也。言馬之死者。我却亦計其皮之數而償以值。

書法先是嘗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矣。不書。此其書何。予存厚也。懷恩既死。上以舊功養其孤女。至是嫁之。可謂厚矣。故雖冊為崇徽公主。不書。以懷恩女書。所以志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朔方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質實**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渠帥。注見廣德元年。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胡氏曰。鄙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

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簀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髡首以為達哉。**集覽**曾子疾病。易簀而死。記檀弓。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簀。音責。牀第也。第。側吏反。言病雖困。猶執於禮。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書法十二月卒。譏貪位也。冕嘗相矣。於是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若此而猶拜焉。其貪甚矣。故聯之。**書法**之。

五年。春。二月。魚朝恩伏誅。

戊庚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質實**。不軌。注見漢靈帝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光和五年。天興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雍神策軍。注見德宗建中四年。寒食。清明節前三日也。陸鄰鄴中記。并州之俗。以冬至後

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食之。中國以為寒食。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發明

代宗去三宦官。書法各不同。李輔國書盜殺。程元振書流放。魚朝恩書伏誅。蓋代宗面責朝恩。異圖。數其罪而戮之。故綱目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既知宦者之弊。屢煩處置。今既勦除元惡。盍亦修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黃衣廩食。止於守門傳命。然後盡挈兵柄。歸于將帥。庶幾禍根屏絕。今則不然。遂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楊綰為國

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

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集覽 試謁句絕。

本作判官院僚。

書法

唐世書吏部尚書四矣。詳太宗貞觀十九年。未部侍郎凡四。書徐浩以志元載之賄。書崔群以志穆宗之私。書韓愈以志逢吉之欺。書陳夷行以志嗣復之忌。皆譏也。

秋七月。京畿饑。

斗米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

亥辛

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質實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

發明

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綱目書以泌為江西判官。文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事觀之。則非其類矣。惜哉。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河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集覽 扶文。二州名。扶州在隴右。文州在平陰道。西魏置州。河隴。河水隴山相連。故曰河隴。皆在扶風。河。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梁岷。今成都府。古梁州也。今西和州。

右岷州也。或曰。梁州温江縣西二里有岷江。故曰梁岷。
關輔。關中有三輔。故曰關輔。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
年。

質實

一統志云。扶文。二州名。扶。本西魏之鄧州。後改
為寧州。唐初為扶州。大曆中廢為鎮。以屬文州。

元領同昌。帖夷。尚安。鉅川。四縣。俱廢。故址在陝西文縣
守禦軍民千戶所境。西。文。後周所置。治陰平郡。隋初郡
罷。煬帝時州罷。唐初復置文州。德宗時。以舊城在平地。
遂移於故城東四里高原上。即今陝西文縣守禦千戶
所城。是其故址。梁岷。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隴坻。注見漢光武建武
年。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考異**

討當
作擊。

蠻酋梁崇牽據容州。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邑。容州經
畧使王翊。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
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難。翊曰。然則
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冀籍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
翊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牽。**集覽**
西原。南蠻有黃氏是也。王翊。姓名也。翊。音胡萌反。
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一統志云。
容州。本漢合浦縣地。晉分置宕昌縣。梁改曰陰石。

縣。兼置陰石郡。隋初罷郡。改縣曰奉化。後改為普寧。屬
藤州。唐初改置銅州。貞觀中。改為容州。因有容山。故名。
天寶初。改為普寧郡。乾元初。復改置容州。宋因之。元改
為容州路。尋復為州。國朝初。改為縣。以普寧縣省入
屬梧州府。王翊。晉陽人。翊之弟。

三月。河北旱。

米斗
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
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
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頌。珽離間君臣。敕付京兆。皆
杖死。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
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
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
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緘。范
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
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
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

勢不已卑乎。胡氏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其死亦宜矣。陸挺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言之。而怒頌挺泄之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召百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肆諸市朝。可矣。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乎。**集覽**方馬融曰。方。放也。陸德明曰。方。或音。放。應劭曰。謂放棄先王之命令也。**正誤**方。命。今按。方。命。則行。方。實。肆諸市朝。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則止。有司所駁。注見僖宗廣明元年。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質實**韓滉。長安人。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集覽**鴻臚寺。鴻臚。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寺。注見昭宗天福三年。**質實**中皆不問。

子壬

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發明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當開國之初。小人尚不可用。况夷狄乎。唐肅宗志圖欲速之功。借兵紇虜。雖於克復二京。不為無補。然恃功驕恣。患亦不小。當其東都殺掠之時。綱目畧而不書。猶以其有功于國。為之隱忍。至是唐朝報之已厚。乃復暴橫不已。是以難從未滅。况其附會吐蕃。入寇郊畿。我亦有詞可執。代宗於此。正當待以國門外之制。護送出境。然後謹守疆場。嚴為之防。可也。置之輦下。聽其恣橫。尚何以為國哉。書曰。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則唐人好與夷狄共功之弊。不可揜矣。有國有家者。尚鑒茲哉。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質實**盧龍道名。注見漢武

帝元朔二年肥如。

發明

朱希彩殺李懷仙而自立。不五年間。又為將吏所殺。唐人無政。固不足道。而出反之報。亦甚昭昭。比事觀之。其理著矣。

丑癸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

黨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脇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粵。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粵知留後。

集覽

粵中各反。

二月末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集覽

按堵。將士皆安然。如墻堵之不遷動。

質實

末平節度。未詳沿革。滑毫。二州名。滑。注見隋恭帝皇

泰二年。毫。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徐浩妾弟侯莫陳怵。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列其狀。敕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稍肅。

集覽

侯莫陳怵。音敷。名

也。侯莫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美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兆府。

質實

明州。注見僖宗乾符四年。一統

志云。美原。唐之縣名。屬京兆府。本後魏之士門縣地。元省之。故址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二里。于邵。萬年

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胡氏曰。古者國有馬政。况為天子。審欲畜馬繁

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其損不亦大乎。**集覽**八坊監牧之地。周書兵志曰。監牧所以蕃馬也。自貞觀至麟德。馬數蕃息。於岐幽涇寧之間。置八坊。為四十八監。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監音居陷反。

質實 乾元。肅宗年號。

發明 書回紇使者辭歸。而載市馬之事於下。唐朝非固真欲得馬者也。不過順適虜意而已。審如是。曷若厚其歲賜。而絕其市馬乎。不然。彼固自謂吾以馬而得繒帛爾。適所以啟戎心之無厭也。

秋八月。朱泚遣弟洎將兵戍涇州。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至是泚遣洎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質實 幽州。注見

高祖武德四年。

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質實**

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召郇模

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箬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集覽** 郇模。姓名也。**質實** 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東市。注見晉元帝

太興元年。

書法 於是郇模獻言三十事。不書獻言何。郇模此舉。近於行恠。帝召見之。可謂能盡下情矣。書召郇

模入見。美召之者也。

發明 郇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

益哉。

冬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之。而加平章事以褒之。

質實 安史。謂安祿山。

史思明。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倚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監。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集覽 朝那。注見漢文帝十四年。擄其後。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馴致。馴。船倫反。馴致。猶言遂致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宜祿。縣名。後魏所置。屬南豳州。隋。唐。宋。元。俱因之。今省。故址在西安府邠州城西九十里。秦原。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原。注同上。六年。高平。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武侯。蜀漢。

諸葛亮。卒諡武侯。

元載奏請城原州。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

集覽 盡潘原。盡於潘原之西境也。一本潘作潘。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隴山。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隴坻。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唐韓愈所謂雲橫秦嶺家何在。即此。平涼。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石門木峽。二關名。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南。境內又有驛藏制勝木靖六盤五關。皆唐時所置。

書法

目不以人廢言如此。

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之也。綱

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疆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集覽 羌渾羌三苗姜姓別裔如党項之則可以制勝矣。屬渾胡昆反本鐵勒諸部之號也。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三月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詔以永樂公主妻田承嗣之子華。上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范氏曰齊景公諸侯也。涕出而女於吳。後世且猶羞之。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納侮。卑替甚矣。此公卿大臣之耻也。集覽 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春秋時諸侯也。吳蠻夷也。號為疆國。吳嘗伐齊而齊亦未嘗服吳。然齊侯畏而耻之。因嘆曰既不能疆又不能弱於是泣涕嫁女於吳。以求和親焉。若景公者可謂能安於屈辱者矣。女尼據反。

質實

一統志云永樂本地名。後周置永樂郡於此。尋省入芮城。唐初復置永樂縣。屬芮州。後屬河中府。金省為鎮。故城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書法

下嫁未有書妻者。此許嫁也。其書妻何。譏也。妻者以爲之妻也。妻者齊也。田承嗣廟祀安史父子。謂之四聖。其逆節可見矣。以至尊之女而齊之逆臣之子。非匹也。故特書妻深譏之。終綱目書公主下嫁十有四。詳漢武帝元鼎四年。書許妻者一而已。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集覽 三藏釋氏法苑義林曰。質肅州名。注見漢武實。帝元朔三年酒泉。

書法

書死何。夷不空也。賊盜書死。蠻夷書死。書范增也。書不空。夷之也。僧死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贈司空。爵肅國公。書所以病唐也。終綱目非蠻夷盜賊而書死者六。詳漢王邢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不空雖曰胡僧。然贈以開府。爵以國公。故前史皆書曰卒。而綱目特筆書曰死。何哉。彼以夷狄之民。奉夷狄之教。固當從夷狄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長。亦皆書死。况不空乃其民乎。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質實** 黎幹人。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 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多矣。不書雨。於是早未踰月。書雨何。予誠也。先是京兆尹令作土龍。自與巫覡更舞。上聞撤之。減膳節用。帝可謂知所本矣。故特書予之。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關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顯王二十五年。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遂其留後。薛寧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承嗣越境爭城耳。書反何。論之而不奉詔。是真反也。况復陷洛衛乎。綱目一字之貶。不虛矣。

發明 前書以承嗣同平章事。又書以公主妻田華。代任用人才。修明政事。振舉朝綱。使之稽首順服。如其旅拒。則振揚天討。有以制之乎。比而觀之。然後知姑息之政。固無益也。

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焉。聞者皆服。**質實** 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田承嗣陷洛衛州。**質實**

洛衛二州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詔諸道不得

輒募兵。○二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

質實

河陽縣名。注見

昭宗天祐二年孟縣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

休明苛刻少恩。軍士攻之。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陝州軍亂。

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物。觀察使李國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

質實

淮西節度。注見憲宗元和

年。

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

初李寶臣。李正已。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已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將霍榮

國以磁州降。正已攻德州。拔之。忠臣進攻衛州。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歸朝。寶臣正已會圍貝州。承嗣出兵救之。平盧士卒以成德賞厚。有怨言。正已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滄州。不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集覽**平盧藩鎮有州十二。曰密。至憲宗元和。德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末。康元年青州。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末和六年。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冬十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李正已按兵不進。李

寶臣襲盧龍軍。

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

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緘。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范氏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集覽。滔。湯合反。說文。奄忽也。莊子。溘然而死。注。謂奄然也。字或作殫。寺人貂。寺音侍。寺人。閹宦也。貂。通作刁。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豎刁。夙沙衛。注見肅宗乾元元年。

質實

豎子。即豎儒。注見秦二世三年。范陽。郡名。注見

漢帝立更始二年。涿郡。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

吐蕃寇涇隴。李抱玉馬璘等擊破之。**質實**

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

武元年。安定。隴。注同上。六年。汧。○貴妃獨孤氏卒。

追諡貞懿皇后。

書法

妃卒不悉書。此何以書。譏惑溺也。於是上悼妃甚。追諡貞懿皇后。故書譏之。武惠妃諡皇后。則書薨以為譏。此其書卒何。後書墓貞懿皇后。則雖不書薨可也。

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質實**

瀛州。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河

國。○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

斬。當作誅。質

實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廣州。注同上。年南海。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初。田承嗣既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發明

按分註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然綱目不書表請者。承嗣本無朝意。姑以是款兵耳。况前書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故赦之。故綱目直書曰。赦以見天討不能加。威令不復振之意。若曰。承嗣反逆。未嘗屈服。而朝廷自赦之也。然承嗣實未嘗入朝。而書入朝。猶為唐人文其詞云爾。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未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未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未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功讓之。宋州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殺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

斬

質實

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延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集覽**。喧咽。咽乙結反。喧譁。咽塞也。馬頔。姓名。頓立者。不出中間。注為。質實。卒哭。注見齊武帝末。干人私也。離。兩也。明八年。偶語對言也。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書法

承嗣前書反。書討矣。未聞捷也。以其請朝則赦之。請而不至。則復討之。得其謝罪。則又以釋之。

巳丁

綱目不書請朝而書赦。不書謝罪而書釋。所以黜承嗣之姦欺。著代宗之不振也。綱目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書言事得罪。侯君集上書下某獄。釋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書討。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 承嗣既扈。既反復赦。既赦復反。請入朝而未嘗入朝。代宗坐受玩侮。皆無如之何。今又書復討。亦太甚矣。尚何以爲國哉。噫。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奏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奏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廟主。胡氏曰。元載王縉固有罪。然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稱輕重。而施刑焉。亦奚以遽爲哉。今不詢在廷。不歸司寇。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闕畧。直加以反逆之罪。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

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幾者。必中人也。李峴殺程元振者。而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

朝恩。而久立相位。罪惡貫盈。平時薰蒸。聒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報仇之所爲邪。且劉晏素

附中人。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

集覽

醮。祭也。謂奏章以達其情。悃於天也。稱是。

謂他物與胡椒相等也。稱。尺證反。廟主。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年神主。經邦不績。經。畫也。如織之有經緯。言經理

邦國而無功績。質實。括州。注見高宗顯慶元年。吳奏。濮州人。廷

延。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書法

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

馬騰。誅步闡。誅穎。誅祖約。誅張瓘。誅元鑿。誅爾朱顯

壽。誅元載。誅田希鑿。誅劉銖。直書誅而削去官。皆甚

快之辭也。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二。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蹶踏之態者亦非也。○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哀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倍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公曰。衮之辭祿。廉耻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集覽**守捉使。守捉。注見玄宗天寶元載。堂封。唐制。宰相堂封。歲三千六百縑。至興元後。纔千二百。德宗時。復舊。**質實**蹶踏。恭敬不寧之貌。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

考異

此誤書諡。

考證

據提要當去文簡二字。分

文簡。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書法

裴冕以十月同平章事。十二月卒。則書曰卒而巳。綰亦四月拜相。七月而卒。非間有事也。則曷為不以冕例書之。綰非冕比也。其卒也。綱目尤深惜焉。故特書贈官書諡。

發明

楊綰為相。僅三閱月。而弊政侈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綰平章事。初無美詞。至是綰卒。書官書諡。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辭比事之意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哀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

年平

吐蕃寇原坊州。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霖雨度支奏河

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潔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潔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潔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范氏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共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質實**河中府。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而無所忌憚與。**質實**池鹽。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一統志云。南浦本漢胸臆縣地。屬巴郡。蜀漢立南浦縣。後周改置安鄉郡。

尋改曰萬川。屬南州。隋改萬川曰南浦。屬巴東郡。唐初置南浦州。尋改為浦州。貞觀中改為萬州。天寶初改為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兼置南浦縣。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萬州。國朝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寶應靈慶池。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

書法

書度支奏何罪罔上也。故先書霖雨。而度支之肆罔見矣。是故黃龍遊江。則書越巂郡上。漢平帝元始元年。黃龍見。則書巴郡言。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河水清。則書青州言。陳壬午年。齊河中瑞鹽。則書度支奏。是年。皆咎其欺也。

發明

既曰霖雨。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故網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滉之欺。一以著代宗之蔽也。

冬。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兵拒却之。○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

午戊

十三年春正月救毀白渠碾磴。

漢徐交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正已用刑嚴峻。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具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爾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因循之謂乎。

質實 齊海登萊沂密六州名。齊注見世二年。鄭登注見立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末初二年。東萊沂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澶州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澶淵復郢二州名。復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竟陵郢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救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

集覽 白渠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渠。按地志。古白渠在京兆。碾磴注見中宗神龍二年。

質實 白渠注見漢武帝太始元年。

書法 小事耳。何以書。美無私也。於是昇平公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汝識吾意。當為眾先。遂毀之。書救。所以美代宗也。

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

質實 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引去。上亦不問。待之如初。

質實 建武三年并州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羊武谷未詳處所。

吐蕃寇靈州。貞觀二十年。夏六月隴右獻貓鼠。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集覽**同乳。人喻反。育也。**正誤**猫鼠同乳。今按人喻切。猫鼠異類。安得同產。乳。當從上聲。謂鼠子亦飲猫乳也。**質實**隴右節度。注見秦祐甫萬年人。汚之子。

發明

猫鼠同乳。此反常妖異之物。而獻以為瑞。故書以譏之耳。然賀與不賀。又足以規常衮崔祐甫之賢否也。

秋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質實**

鹽慶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慶。注見周顯王四十年。義渠。銀麟。二州名。銀。注見明宗長興四年。麟。注見玄宗開元九年。八月。葬貞懿皇后。

上悼念后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

書法

武惠妃薨。書追諡貞順皇后。而不書葬。此則曷為不書追諡。而以葬書。譏過制也。於是上悼念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雖正后不及是矣。綱目不書追諡。而從長孫皇后葬例書之。使若正后然者。所以譏也。唐自長孫氏而下。無后書葬者矣。於是特書。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

質實

杜黃裳。萬年人。旋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如。父以功賜姓李。

書法 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媿之多矣。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舍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質實 琉璃盤。貨源云。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為器者以自然灰治之。
近世亦有火成者。光澤蓋不減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

吏部尚書加二級 臣 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起巳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凡五年有奇。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質實**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

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二月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質實**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書法節度卒書某節度使某卒恒辭也。此其不書何削之也。承嗣叛逆稽誅。帝雖復其官爵直筆所不容也。故特削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宋巳

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因眾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質實**。見周顯王二十年。

以李勉兼汴州刺史。**質實**。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夏五月。帝

崩。太子即位。**考證**。當作太子。適即位。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集覽**。馬齒羹。馬齒。菜名。今馬齒

莧也。一名五行草。以其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也。**質實**。冢宰。官名。注見陳

書法。賀善贊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譔。名郇模。嫁懷恩女。三事耳。雖能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

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為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為主帥。遂為後來故事。綱目尤深

之咎。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袞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時羣臣朝夕臨袞。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袞以為為禮。臣為君斬袞。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集覽**。漢文權制。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帝元平元年。

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彘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胡氏曰。祐甫強辯廢禮。使其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袞議。豈非理有難奪乎。○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

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
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
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
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
用之。上以為然。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
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
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眾。取
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集覽元王。元。質實。載王縉。質實。注見
漢昭帝始元四年。潮州。注見憲宗元和十年。諒陰。注見
漢昭帝元平元年。賄賂。王肅曰。以財帛贈送曰賄賂。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質實。梨園。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樂工留者。集覽。太常寺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考異。按封拜例曰。凡
賜爵號皆書。注

云。尚父之類。又尊立例曰。尊曰尊。尊某為某。注云。尊太上皇。
尊太皇太后。尊皇太后。用此例。據郭子儀乃人臣。朝廷賜
號。不當書尊。竊考景福二年。以王瑜為太師。號尚父。天祐
八年。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天祐九年。梁加吳越王鏐尚

父。並不書尊。此條尊字。當作號字。或作賜號。乃與凡例合。
或謂尊字。乃唐詔本文。然綱目所書。改舊史者多矣。何足
嫌乎。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
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
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
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
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
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
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
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
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集覽山陵近。葬。期伊邇也。質實。見靈州。注
貞觀二十年。關內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河
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尚父。注見文宗開成三
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

書法尚父何號也。宰衡書號。王莽則此曷為書尊。書
尊所以見子儀之可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

著矣。書尚父始此。綱目書尚父四。郭子儀書尊。是年
王行瑜書號。昭宗景福二年。劉守光書推。五代辛未

年。吳越王鏐書加。五代
壬申年。惟子儀得書尊。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克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狃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胡氏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受貢遠致。其害甚廣。治道建屋。儲糧衛送。校人求索。無所不至。其輕人而貴畜甚矣。德宗始初清。集覽。卿雲。天官書。若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卿雲。卿雲。見喜氣也。正義曰。卿。音慶。晉天文志。瑞氣。一曰慶雲。亦曰景雲。太平之應也。文選。卿雲黼黻河漢。注。卿雲如字。謂司馬長卿。揚子雲也。後之言瑞者。皆以慶雲為卿雲。蓋亦取黼黻河漢之意。豹。狃。並獸名。陸佃云。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狃。女狃反。爾雅注。似狗。豹。文。或云似虎而黑。校人。禮。夏。

官校人注。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戶教反。漢書。校獵。謂連接木以闌禽獸。故謂養禽獸者曰校人。
質實。澤州。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一統志云。荆山。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南一十里。禹貢。荆岐既旅。即此。又帝王世紀。禹鑄鼎於荆山。亦此處。淄青。二州名。淄。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孟子滕文公。章。禹驅龍蛇而放之。菹。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已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鏡。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質實

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

十年中使注見立宗開元十五年旌節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集覽

廝役。公羊傳。宣十二年。注。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

實

李自良。袁州泗水人。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殺兵部侍郎黎幹。

幹狡險諛佞。與宦者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恃寵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者。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譖愬無實之言殺之。則非矣。

書法

黎幹。小人也。其以無罪書殺何。幹可殺也。以譖訴無實之言而殺之。非其罪矣。綱目之例。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殺書之。

故黎幹書殺。楊炎書殺。崔寧書殺。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劔南。上素聞滉培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曹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集覽

權鹽。權。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權酒。酤。漕備。注。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江淮。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劔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

六月。詔寬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詔天下寬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撾鼓者甚眾。裴諤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

上乃悉歸之有司。**集覽** 過登聞鼓。過陟瓜反。擊也。摻。過。擊鼓也。登聞院懸鼓以達冤人。猶周禮以肺石達窮民。

立皇子五人為王。**考異** 皇字羨。下同。○立皇弟二人為王。

胡氏曰。兄弟與已。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書法 再書立何。不以子加弟也。不以子加弟。則曷為先書子。先書子。所以著帝之失也。漢文帝封國。

先弟而後子。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封域半楚淮陽。二君者。可謂知節矣。德宗初政清明。簡冊多可書者。獨於殺黎幹。封子弟。二事失之。惜哉。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

之。志貞已視事矣。**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朔。日食。○詔議省祖宗諡。

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本。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愔。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集覽** 宮壺。宮中巷路。愔。倉舍反。玉冊。冊與策通。唯天子用玉為冊。王公皆用竹。

書法 於是事寢不行。其書之何。以是為可省也。故書之。

發明 增諡之事。前古無有也。而始於唐人。其溢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一顏真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改。故書詔議省祖宗諡。以幸其有是議。而惜其卒莫之省。以譏之爾。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真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集覽** 孟浪。莊子瞿鵠子曰。夫子以為萬象注。孟浪。率畧也。林希逸口義云。不著實也。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集覽** 木妖。殫耗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反常。故稱為木妖。前漢五行志。有社樹。史伐斷之。而復立。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質實**

安史 謂安祿山。史思明。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發明 天下之治。特患人主無其志爾。唐自肅代之後。國勢削弱。威令不振。疑若無可為者。然德宗繼之。稍能振厲有為。而氣象已異。於是投兵相顧者有之。治望太平者有之。使其能謹終如始。未必不為有唐盛德之主。綱目於前書罷貢獻。罷梨園。縱馴象。出宮女。於此書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皆所以著其初政之美云爾。夫豈以其不終之故。遂沒其可紀之實。此固筆削之公也。

罷權酒。

胡氏 曰。先王善政。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謂疆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

酒之糜穀甚多。若能禁止。穀必有餘。第在地方官相。機裁抑使。民自然樂從。斯為有益。朝廷禁之。

則恐奉行
不善反滋
弊端矣

而以予民。**質實**。助什一而足。孟子滕文公章。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井田良法。權酒。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質實**。禁中。注見宋孝學士如故。武大明六年。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上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詠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胡氏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集覽**。器業。器局功業也。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粗率。猶言疎畧也。

喜詠諧。喜。許既反。悅也。悅為詠諧也。詠。譏戲也。諧。和韻之言。前漢東方朔。枚臯。好詠諧。武帝以俳優畜之。上臣事君以人。上臣。猶言大臣也。謂舉人材而效之君。大臣職也。賜告。注見漢武帝建元六年。**正誤**。上臣。以人。今按。上臣。一本誤作大臣。胡氏此語。出荀子大畧篇。云。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上臣。謂上等之臣。**質實**。道州。注見中宗。宗嗣聖七年。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集覽**。賜襲衣。賜衣一襲也。上下皆具曰襲。國語謂之稱。**質實**。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沈既濟上選舉議。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

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况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揀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存政舉其本則繫乎人君

集覽

書判資考書取楷法道美判取文理優長資謂資格

質實

沈既濟吳縣人

以曹王臯爲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滔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

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集覽

在治爲句謂是時曹王臯在衡州治所將驚而戚念太妃知之必驚惶憂戚故不以實告囚服

就辨辨通作辯罪人相訟也垂魚魚謂所佩魚袋也鞠躬則魚垂敬慎之貌唐高宗始敕五品以上佩銀魚袋三品以上佩金魚袋正誤臯之遭誣在治今按謂在鞠治就辨之實本於此而質實衡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改理爲治耳質實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湘東

九月南詔王閣羅鳳死質實

南詔南蠻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

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
 戍兵。維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
 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
 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
 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
 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
 於大度河外。又破質實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之。凡殺八九萬人。益州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立更
 始二年。涿郡。邠隴。二州名。邠。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邠
 隴。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涿。東川郡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八年。梓潼。維州。即古之冉駝國。漢武開之。晉屬汶
 山郡。隋屬會州。後沒於羌。唐置維州。天寶初。改維川郡。
 乾元初。復為維州。五代蜀時。徙治中州城。宋改威州。以
 威制西羌故名。元仍舊。本朝因之。隸成都府。茂州。注
 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冉駝。大度河。在四川行都司越巂
 衛城北。源出吐蕃。下流與叙州馬湖江合。西南烟瘴。惟
 此與金沙江為甚。

葬元陵。

初。上詔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峒。上疏
 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上優詔

答之。及將發引。上見輜輶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
 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
 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
 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與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
 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胡氏曰。
 古者。大事必用卜。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
 當矣。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則失之野。集覽峒。戶官反。將
 曷。若於其月十日。之為庶於禮也。發引。後漢禮
 儀志。弔於喪者。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途曰引。釋名云。
 紼。發也。發車使行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大喪。帥六
 卿之眾。庶屬其六引。注。引。謂引喪車索也。疏云。在棺曰
 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卜。祝。周禮。春官。太卜。掌三
 兆之法。太祝。掌六祝之辭。陰陽家。李奇曰。月令。星官。是
 其枝葉也。前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
 舍人事。而任鬼神。山陵。取七月當矣。胡氏管見曰。以葬
 禮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
 為不懷。過之為不敬。失之野。鄭玄曰。野。謂少禮節也。質

實元陵。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
 山。今。狐峒。宜州人。德業五世孫。輜輶車。注見秦始皇
 三十七年。左道。注見漢成帝永始三年。

十一月喬琳罷。

琳以衰老耳聾論議疎闊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洎。

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楊炎崔寧交惡。炎以寧為朔方節度使。鎮坊州。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鹽綏銀鄜坊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杜希全。京兆人。靈鹽綏銀鄜坊六州名。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鹽。注見德宗貞元二年。夏。鹽。綏。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銀。注見玄宗開元九年。麟州。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注見肅宗元年。上元。

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質實宣州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郡。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

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

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庫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而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

質實蠶食。蘇秦傳。秦

然。中人。注見漢元帝初元二年。

發明人主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歸之誠是也。書以美之宜矣。

晦日食考異

晦上漏是**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遣關播招撫

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

舉選乎。上悅。胡氏曰。關播為楊綰所薦。宜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向使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已哉。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為。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乎。不由之者。上阻。恃也。恃山險以自固。為。次也。及其成功一也。集覽。士有為。養行志者。今案。為。養行志。當是二事。行。志。謂欲行。關播。質實。汲人。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

錢者。以枉法論。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集覽。土著。猶也。著。直畧反。謂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遷徙也。丁中。注見高祖武德七年。質實。租庸調。注見寶元年。兩稅法。謂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書法

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凡貢賦書始。若初。戊戌年。武帝權酷。則書初。天漢三年。桓帝歛田畝稅錢。則書初。延熹八年。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太初八年。唐高祖定租庸調。則書初。武德七年。德宗作兩稅。則書始。是年。行間架陌錢。則書初。建中四年。茶則書初。貞元九年。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况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

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集覽**風言猶風傳也。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質實

原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涇

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嚴郢。華陰人。正誨之子。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質實**涇州。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書法

於是楊炎怨秀實。徵置散地。用泚代之。私也。以秀實忠幹。使在涇原。則他日無涇卒之變矣。綱

目謹書之。著亂始也。

三月。張涉坐贓。放歸田里。○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江淮

轉運使。**質實**

韓洄。長安人。休之子。杜佑。萬年人。希聖之子。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夏四月。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上生

日不受獻。考異上。當作帝。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書法

大曆之元。書上生日矣。繼書曰。諸道節度使上壽。譏賄也。德宗即位。首不受獻。書深美之。終綱目。書生日四。詳太宗貞觀二十年。舍是無書生日者矣。

發明

自玄宗生日為千秋節。代宗因之。廣受四方貢獻。不知常賦之外。非取諸民。則何自而得其為。惟肌剝髓。無可疑者。德宗能革其失。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今日之不受是。則前日之受非矣。

吐蕃遣使入貢。五月。復遣韋倫使吐蕃。

所歸吐蕃俘。入其境。稱新天子。出官人。放禽獸。威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既

而蜀將土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集覽**除道。除治道路。令其平易。載書。盟辭也。周禮春官。詛祝。詛祝作盟。詛之。載辭。鄭玄注。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鄭司農云。載辭者。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也。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圍鄭。鄭人懼。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同好惡。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陪其國家。此是其辭也。後之為載書者。大率倣此。禮記。涖牲曰盟。疏云。凡盟者。既詛而割牲左耳。以珠盤玉敦盛血。為載書。書成。諸侯共歃血讀書。主盟者執牛耳。然後掘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言使背盟者。如此牛也。**質**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豺狼。二獸名。說文。豺。亦狼屬。形似犬。狼亦似犬。銳頭白頰。

涇州諸將殺劉文喜以降。

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必為陛下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

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滅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質實

梟其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節。器名。注見興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書法

宰相卒。書具官。賢之也。終唐之世。崔祐甫。李泌。韋處厚。三人而已。

發明

歷肅代德順四朝。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楊綰。崔祐甫。李泌是也。自餘書爵者。非節鎮。則勲臣耳。祐甫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薦楊炎。與議喪禮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其書法如此。

○築奉天城。

術士桑道茂。土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質實

奉天。縣名。按一統志。本秦之內史地。漢為左馮翊之池陽縣地。晉時

屬扶風郡。後魏為咸陽郡寧。巨縣地。隋改寧。巨為醴泉。屬京兆郡。唐析醴泉等五縣地。置奉天縣。又置乾州。以郡在長安之乾。隅。故名。五代梁為威勝軍。唐復為乾州。屬鳳翔府。宋罷。政和中復置。改為醴州。金元仍為乾州。本朝因之。以奉天縣省入。隸西安府。奉天城。在西安府乾州。唐德宗從術士桑道茂之言。廣奉天城。及朱泚作亂。果幸焉。

發明

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之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不三

四年。果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亂皆前定歟。吁。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億而中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盍勸之親賢。遠姦。輕徭薄賦。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焉。歸之天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有變。奔居其中。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脩梁州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

回紇頓莫賀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使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集覽

九姓胡鐵勒九姓也注見高宗龍朔二年。

質實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秋七月郃州賊帥王國良降。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眾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臯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我與將軍俱為京杲所構我已為聖朝前洗何心復加兵亦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臯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之。

質實

郃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郃

陵武岡縣名春秋戰國皆為楚巫黔中地秦屬長沙郡漢為都梁夫夷二縣地屬零陵郡三國吳屬郃陵郡晉分都梁立武岡縣隋初省武岡入郃陽縣屬潭州後復置武攸縣唐改曰武岡屬郃州以建興縣省入宋於縣置武岡軍元陞軍為武岡路本朝初改為府後降為州以武岡縣省入改隸寶慶府。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后。**考異**帝字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遠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各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

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克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克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涓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綠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

楊子置場造船。艘給十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又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爲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

集覽 精悍。精彊。悍勇也。精亦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質實 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七年。南郡。許鄭。二州名。許

注。句。居侯反。楊子。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

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河東池鹽。注同上。天監五年。鹽池。汴蔡。二州名。汴。注見

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江汴河渭四水名。江。注見周赧王四年。岷江。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河。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渭。注見漢高帝五年。

發明

凡與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以劉晏之善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可知矣。然是時楊炎誣證其罪。而德宗又密遣中使斃之。政刑若此。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

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之。奏曰。回紇羣胡。自相魚肉。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董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睦王傳。借寇兵齎盜糧。注見秦王政十年。睦王傳。睦王傳。睦王名述。傳相也。大戴禮曰。傳之德義也。睦王傳。睦王三十六年。振武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質實

回紇。匈奴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振武。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集覽

借寇兵齎盜糧。注見秦王政十年。睦王傳。睦王名述。傳相也。大戴禮曰。傳之德義也。睦王傳。睦王三十六年。振武。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書法

九姓胡也。冒名回紇耳。上命回紇使者帥之歸。則書之為使者何。罪光晟也。兵交。使在其間。况彼以好至。我以禮遣。光晟違命殺之。其逆節見於此矣。故謹書之。

發明

書光晟殺回紇使者。則見其專輒之意。然光晟坐貶。不書于冊者。亦以回紇縱暴。不為無罪。故爾。此所謂曲直之繩墨也。

九月。宣政殿廊壞。質實

宣政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

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脩。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聞時日。即命脩之。

集覽

十月。魁岡。北斗魁星之氣。十月在戌。為魁岡。將作官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

書法

小事耳。何以書。嘉不惑也。於是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脩。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特書以嘉之。

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

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宣

欵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繼以賊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以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集覽**元凱。凱本作愷。左傳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太史充對宣公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饋。敬。檇。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質實**元王秉政。謂元載。王縉。為平章事時。宣欵。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連山。縣名。按一統志。本漢桂陽縣地。梁分置廣德縣。屬陽山郡。隋改曰廣澤。仁壽初。改曰連山。隸熙平郡。唐。宋。元。並隸連州。本朝初。因之。屬韶州。尋省縣入陽山。後復置。屬連州。直隸廣州府。南牙。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四凶。注同上。嗣聖九年。管蔡。注見漢後主建興九年。

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發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請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彊。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質實**睦王述。睦州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述。代宗之子。後徙封滕王。上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

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

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集覽**。供張。供居用反。張。讀曰帳。供。張陳設也。**質實**。公主。注見晉安漢書。成帝紀。注。共。具。張。設也。帝隆安五年。

發明。自太宗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尚主之法。然其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特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此未嘗行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德宗此舉。亦可以為後世法矣。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

斛。

書法

先是書戶口之數。屢矣。未有書兵民之數者。於是始書兵農分也。自府兵廢而兵農分。養兵之費廣矣。至是而兵居民數四分之。一焉。

酉辛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發明

前此書戶口之數。今此書兵民之數者。何也。府兵未壞。民皆為兵。故止計戶口而已。今則方鎮專兵。而天子又自有禁軍。於是兵自兵。民自民。是以書法若此。君子觀之。又可以知世變矣。

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寶臣特親愛之。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惟岳匿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胡氏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田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

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其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三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若朝廷未信。而二道襲我。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畧。頗讀書。為寶臣所忌。稱病杜門。至是往見。惟岳曰。天子聰明英武。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苟一戰不勝。大將必有乘危伺便。取爾以為功者。且先相公所殺大將以百數。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天子必以為將。何以當之。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不失榮祿。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惟岳等見其言切。益惡之。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眾心。惟岳送之淄青。而遣王他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死。正已。悅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已等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與劉晏比乎。遂發兵萬人屯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集覽

正如公不入朝之意。初王武俊說李

寶臣曰。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爾。寶臣遂有玩寇之志。青魏使者。青謂淄青藩鎮李正已。魏謂魏博藩鎮田悅。哀張氏。李寶臣。本姓張。名忠志。代宗賜今姓名。故云張氏。**正誤**。正如公不入朝之意。今按寶臣名張孝忠。孝忠以諸將受戮不敢往。猶寶臣恐入朝被誅而不朝也。**質實**。成德節度。注見漢州。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節鉞。注見興元元年。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永平節度。未詳沿革。

發明

唐自安史之亂。僕固懷恩分置諸帥。自為黨援。由是遂失河北。德宗痛先朝之失。欲革其弊。然所用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徒益亂而已。綱目書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所以見藩鎮之強。自相傳襲。初不出於朝廷之命者也。嗚呼。自是而後。習以為常。遂不勝其書矣。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

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質實 盧杞滑州人。奔之子。裴延齡河東人。

書法 自喬琳罷。楊炎獨相。於是始兼相。盧杞炎固未嘗罷也。其以楊炎盧杞並書何。並書楊盧。所以

見帝不專任楊之意也。一楊炎足以誤國。况以盧杞並相乎。

更汴宋軍名曰宣武。**質實** 宣武軍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發京西

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四月。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正已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脩武備。上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不悅。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集覽** 來公。謂來瑱也。代宗時。流播州。賜死。**質實** 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鐵券。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以軍興故也。

書法 譏重歛也。於是以軍興增及商稅。越明年而田稅錢亦增矣。終綱目雜稅書增二。是年。文帝太和九年。田稅書增二。晉孝武太元八年。建中三年。

田悅舉兵寇邢洛。

田悅。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

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

實 邢磁二州名。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磁。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臨洛。縣名。隋初所置。屬武安郡。唐屬紫州。宋初省入永年縣。後復置。金復省為鎮。故城在廣平府城西。崞口。地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集覽 十圍五攻。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

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張著至襄陽。梁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誠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集覽 狼戾。漢書注。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質實 鎮海軍節度。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作僞。渠勿反。謂彊梁梗戾。不柔服也。

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泗口。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泗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泗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集覽 甬橋。淮泗地名也。屬徐州。甬。通汴。以甬橋為咽喉。泗口。城名也。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里。泗水。受淮陽扶溝縣浪蕩渠。東入淮。泗音戈。

質實 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蜀漢。二州名。蜀。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漢。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

廣漢。閩越。二州名。閩。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越。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口。城名。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一十五里。今名拖城。唐自貞元

後。泗口對岸置兩城。卽此。刺史常帶兩城使。張萬福。魏州元城人。濠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睥睨。說文云。表

視貌。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考異 此誤。書謚。考證。

唐德宗建中二年

當去忠武二字。
分註謚忠武。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眾。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領之而已。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復歸而有是哉。集覽。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注。領。搖其頭也。

正誤

領之而已。今按徐氏說文。領。謂點頭以應也。

質實

汾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麾下。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書法

號官爵謚具。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無有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

發明

子儀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為難及。唐史帝紀。書子儀薨。而不書其爵。司馬通鑑。書汾陽忠武王。而不書其官。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爵謚位號。大書于冊。以見褒崇之意。君子固當參考觀之。然後知書法詳畧。皆有深意。存乎其間。母但以作史常法視之也。

秋七月。安西北庭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爵寧塞郡王。郭

昕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自吐蕃陷河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昕。子儀弟也。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集覽。安西北庭。開元中置二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鎮。安西。去京兆七千里。

北庭。去京兆五千里。陷河隴伊西。河。本漢金城郡。後秦置河州。隴。本周汧隴地。唐置隴州。伊。本漢伊吾盧地。在敦煌大磧外。唐置伊州。西。本高昌國地。唐置西州。案通鑑全本。作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四鎮。舊史地理志。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質實**。寧塞郡。未詳沿革。惟延安府保安縣北。有寧塞營。或疑是其故蹟也。武威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河隴伊西。四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伊。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北庭。鎮名。注見同上。年高昌。郭昕。華州鄭縣人。

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仝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

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李正己卒。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於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鄆。詔河陽節度使李芑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集覽**。洹水。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芑。蒲紅反。**質實**。鄆。郡名。注見漢元帝節度。注見昭宗天祐二年。孟縣。李芑。趙州人。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時朱滔將討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

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武九年。常山。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質實

恒魏。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立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真之外館。迫脇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暮年。軍府稍完。**質實**。淮西。道憲宗元和十年。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為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解。郢按之。以為有美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當奪官。杞怒。貶晉。更召他吏議。以為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

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胡氏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志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乎。**集覽**。曲江。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南。有流水。屈。皇城之東第二街。昇道坊龍華寺。曲。謂之曲江。**質實**。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似嘉陵江。因名。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都人遊賞。盛於中和節。江邊菰蒲蔥翠。柳陰四合。每錫燕臣僚。會于山亭。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書法

楊炎有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

之辭。書之。

發明

楊炎既貶崖州司馬矣。猶書左僕射何哉。炎之為相。專務徇私。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及言李希烈不可用。為相。苟不稱職。則黜之可也。今乃聽盧杞之譖。誣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書殺而存其故官。

裕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集覽**西夾室。西夾南嚮。注。西廂夾室也。朝野雜記。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頭為夾室。**質實**帝元始五年。

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質實

海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徐州。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北徐州。

十一月永樂公主適田華。

考異

永上漏以字。

質實

永樂縣名。注見代宗大曆

九年。

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書法

自許妻至是入年矣。田氏父子反叛非一。方此進討。而以重違先志。竟以嫁之。執小信而虧大

義。謂之何哉。其後田華反。勸惟岳殺郤真。以從悅。則德之不足以懷禽獸明矣。綱目前書以妻。此書適。詞繁不殺。兩譏之。公主不嫁再書者。一而已。

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於徐州。

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集覽**孰與宋多。宋謂宣武藩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詔削李惟岳官爵。○陳少游擊海州降之。○密州降。質實

密州。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于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兵於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嫚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洛州降悅入

集覽

博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東郡洛州注

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漳濱漳水之濱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倉口即黎陽倉之口注見陳後主至德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濮陽郡名注見周安王五年濮州注同上濮陽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奏然後身自入朝使鄭誦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歸罪尚書以自雪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絕矣田華復勸之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斬之發兵圍東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燒營而遁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未忍殺也東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却敵乎惟岳以為

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眾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集覽。東鹿地志。冀州有東鹿縣。今隸深州。質實。東鹿。按一統志。本漢鄆縣地。北齊改曰安國縣。隋初以此置安定縣。屬定州。開皇中改為鹿城縣。唐初屬深州。大曆中改為東鹿縣。宋金仍舊。元省入深澤縣。尋復置。屬祁州。本朝因之。改屬保定府。旌節。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

李納復陷海密。○復權天下酒。○定州降。○二月。以張孝

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

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

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郢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悒。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郢等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胡氏曰。武俊殺賊。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餼。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魏連衡。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使李泌。顏真卿。李勉。質實。滄州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深州名。注見晉穆帝長慶二年。德州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入年。安。德。棣。州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河朔二州。

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 薛嵩等之帥河北也。總書諸鎮。此亦河北諸鎮也。其分叙之何。為武俊叙也。武俊之功大矣。豈日知此哉。既削二州。又惜節鉞。又欲分其糧馬。則謀國者之失也。河北之再禍。自此始矣。故詳之。

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感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集覽

輔車。注見晉穆帝永和九年。

質實

鄆州。注見肅宗寶應元年。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讎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達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眾曰。雖知如此。終

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范氏曰：饑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民之常性也。豈樂爲叛亂而泯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詭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冀爲叛逆之區，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集覽

元氏，注見漢帝。元更始二年。

質實

盧龍軍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通義郡。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涿州。注見漢帝更始二年。劉怱，昌平人。要害。注見漢高帝十一年。詰日。注見梁武帝大同二年。股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寧晉，按一統志，古地

名。春秋爲晉楊氏邑。漢爲楊氏縣。屬鉅鹿郡。晉爲瘦陶縣。屬鉅鹿國。後魏改瘦遙縣。屬南鉅鹿郡。隋復曰瘦陶。屬趙州。唐改曰寧晉縣。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真定府。慷慨。注見漢高帝五年。幽薊，二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薊。注見秦王政三年。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范氏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旣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歛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歛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議者必曰：不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率致大亂，此不可以不

戒也。胡氏曰：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淹時，則已。橐弓，蚌甲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材，置之輔相，脩明政事，安養百姓，待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付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釁多矣。然後出克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克之必矣。乃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於是借商稅屋之事起。**集覽**：櫛櫃質錢，櫛，即就反，質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素**：左傳，宣十一年，楚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量功，命曰，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注：謂封人謀事計功，命作日數，不過素所慮之期。橐弓，音羔，詩：載橐弓矢。注：橐，韜也。閉藏弓矢也。禮：函人為甲，橐之，欲其約也。注：謂卷置橐中也。蚌甲，記樂記：車甲蚌而藏之府庫。注：蚌，釁字也。殺牲以血釁之，大駕蒙塵。左傳：蒙塵于外。注：天子出奔謂之蒙塵。

書法

去年書增商稅矣。於是又書括富商錢。國亦急甚矣。終綱目書括財穀三。是年。五代癸卯年。晉

括民穀。甲辰年。晉括民財。皆亂政也。

洛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胡氏曰：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可以為百世之師也。

質實

逗撓。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

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

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集覽**蠟書。以蠟為彈丸。置書其中。故曰蠟

高班。貌寢。寢。陋也。貌不揚曰寢。盧杞之貌醜。色如藍。故云然。又前漢田蚡貌侵。韋昭曰。侵音寢。醜惡也。

誤鳳翔將校皆高班。今按通鑑本文云。鳳翔將校。皆官官乎。

實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五月。詔增稅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書法書。譏重歛也。終綱目田稅書增二。雜稅書增二。詳建中二年。德宗各有其一焉。

以易定滄州為義武軍。**質實**義武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以源

休為光祿卿。

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其國。可汗遣其相頡子思迎等迎之。頡子思迎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

狀。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

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

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

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辨。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

先除光祿卿。**集覽**突董。回紇大臣之名。先使于唐而遣歸國。

之。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恆山。敗績。**考異**擊當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恆山。

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

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釁。懷光

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滔堰水絕官軍糧道。歸路深三尺餘。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以拒滔。武俊由是恨滔。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唐德宗建中三年 質實 恆山。一統志云。在大

名府大名縣北一十五里。漢成帝時河決。俾王延世於此運土以塞河。頗愜人心。故名。魏縣。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秋七月。李晟救趙州。

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北畧恒州。質

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王鏐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至幕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已患。遺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臯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得免。集覽。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也。又三屬甲。注見泰昭襄王五十二年。質實。江西節度。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洪州。注見漢武

帝元鼎五年。豫章。伊慎。兖州人。王鏐。太原人。許孟容。長安人。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質實。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十一月。加陳少遊同平章事。

范氏曰。少遊重斂以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干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使將吏無所依歸。請以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

死。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胡氏曰。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干之惡。為叛臣。豈非秉彝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爾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幸而見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縱。不亦遠乎。

質實

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質實**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蔡水未詳源委。唯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有蔡溝。其水盈涸無源。古曰蔡

河疑即此。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闕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救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干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

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名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范氏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誣。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集覽。盲宰相。目無瞳子。識人。尉氏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先中丞。謂盧杞父奕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東都。被殺。傳首至平原。真卿執其使。取奕首。續以蒲身葬之。魯公代宗時封真卿爲魯郡公。時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再爲常伯。常伯者。常所伯長。卽今尚書也。真卿先嘗爲工部尚書。貶爲峽州別駕。後復爲刑部尚書。故曰再爲常伯也。常

伯。又注見下。武五年。

質實

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平原縣名。注。見漢光武建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三

月曹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蘄州。考異

斬當作誅。

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刺史。質實。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蘄州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齊昌。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五十二里。山出大龜。故名。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胡氏曰。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叛。真卿固不爲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矣。質

實

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

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

自是不復言。

質實

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名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之

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狗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質實**莫州名。注顯德六年。一統志云。清苑縣名。本漢樊輿縣。屬涿郡。北齊省入永寧軍。後置樂鄉縣。隋改為清苑縣。屬河間郡。以境內有清苑河故名。唐屬莫州。五代因之。宋改為保定府。寧塞縣。金復為清苑縣。元仍舊。本朝因之。為保定府治所仍屬焉。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

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
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給物。及相貿易者約錢
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
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
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范氏曰。德宗有
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
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
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胡氏曰。稅間架。墊陌錢。其
事至陋。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
廬而及於釜盎狗雞。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
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
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
賊。集覽。墊陌錢。墊。即除也。其法。凡公私貿易。千錢。舊止
平。集覽。除留二十。今加為五十也。手實之法。宋神宗熙
寧四年。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
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手實者。令民自具丁口田宅之實。
隱落者。許告。以百為陌。夢溪筆談曰。今之數錢。百錢謂
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爾。留其
二十有三。夢溪筆談曰。唐自皇甫鏐為墊錢法。至昭宗
末。乃定八十為陌。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
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錢。
質實。澤潞軍名。澤。注見梁武
為陌。輸官錢。仍用八十。

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神策軍名。按一統志。本秦
隴西郡地。後魏始築城置鎮。隋置華亭縣。屬安定郡。唐
省入隴州。河源縣。又為神策軍。五代。唐時以廢縣置義
州。後周復置華亭縣。宋改義州為儀州。熙寧中。廢州以
縣屬渭州。金屬平涼府。元以化平縣省入。本朝因之。
改屬平涼府。沔鄂軍名。沔。注見玄宗天寶六載。漢陽。鄂
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黔中軍名。注見周顯王五
年。淮寧。未詳沿革。或疑即淮寧府也。注見周赧王三十
七年。
陳。

書法

發明

書初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之聲。盈於
遠近矣。○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
以天下之財。自足以周天下之用。一歲之入。自足
以供一歲之出。德宗以用兵之故。財用不給。前
既書復。惟天下酒。又書括富商錢。又書詔增稅錢矣。
而費愈不支。况四凶連衡。賊勢轉熾。官軍屢以敗告。
在德宗亦盡少。自悔悟。思為變通之計。可也。夫何迷
而不復。至是始行間架陌錢之法。酸削既甚。根本遂
搖。雖微涇卒之變。亦無善後之策。勢非大壞。極弊。禍
必未已。此固君子所為隱憂者也。書初行稅間架。除
陌錢法。足以知其掎取無術。創為苛虐。以毒
民者矣。他日賊徒大呼。以是藉口。尚誰咎哉。

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

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質實**。鳳州。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南岐。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况其餘眾。蓋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榦顛。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

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范氏曰。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集覽**。不戢。戢。側立反。藏兵也。詩。載戢干戈。著龜。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正誤**。不戢。今按戢。斂也。左傳。眾仲曰。質實。陸贄。蘇州嘉興人。註誤。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質實**。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王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府兵。注見玄宗開元十年。倒持之柄。注見僖宗中和元年。神策六軍。注見玄宗

印七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唐德宗建中四年 三

天寶十五載。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
定。隴。注同上。建武六年。沔。邠寧二州名。俱注見肅宗上
元元年。

九月。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滬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策將
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
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自解。遣二將趣
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
李克誠伏兵邀之於滬澗。殺傷大半。希烈遊兵至伊闕。
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兵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
軍不得還。汴軍由滬澗。滬澗。侯古反。水名。靈
是不振。襄城益危。**集覽**。滬澗。滬。負書出。亥。滬水。即此。**質實**。襄
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滬澗。二水名。滬。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二里。源出陽
虛山。流入洛。澗。在河南府澠池縣。白石山東。流經新安
洛陽。入於洛。周書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即此。二水。伊闕
山名。注見周
安王十五年。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考

異

上。當
作帝。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
千至京城。軍士昌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
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
糲食菜餼。眾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
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
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
帛人一匹。眾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
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
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
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
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
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
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
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
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范氏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
王。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
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取干戈虎賁於伋。以逆之。周家以爲天子心膂。
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
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其臣。訓諸御。知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唐德宗建中四年

義。羣騶知禮。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然後足以為固。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翊。陸贄等。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謹諫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殉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

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土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請泚。泚集覽。菜餤餤。杜覽反。餅餤也。麪裹菜為之。自左殺之。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書。立政篇。蔡氏傳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主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近臣之長。奉天縣名。屬京兆。唐末建為州。質實。澧水。注見立宗。天寶二載。市井。注見宋孝武。乾州。質實。孝建元年。市。市。買賣之所。易曰。中為市。又都邑也。廛。市中空地。說文。一晦。半一家之居也。孟子願受一廛而為氓。亦作廛。姜公輔。愛州人。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王翊。晉陽人。含元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奉天縣名。注見建中元年。吳淑。濮州人。湊之弟。

發明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起。二年討梁崇義。討田悅之後。至是凡三年間。兵禍四起。征調日繁。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皆可覆也。一旦寇賊竊發。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綱目上書發涇原兵救襄城。此書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其為殷鑒。豈不甚明。人主觀此。其亦知所自治。而不以窮兵黷武為事乎。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

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胡氏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集覽。執羈勒以從。人不斂。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臣所當為。羈音基。馬絡頭也。勒音的。馬韁也。從。去聲。春秋。衛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吾子獨不在寡人。對曰。臣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也。又記。檀弓。篇。孰執羈勒而從。質實。司農卿。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脩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

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

集覽

脩飾邊幅。注見漢

質實

在

為節度使。降于朱泚。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蕭復。蘭陵人。衡之子。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鑾輿。注見宋明帝泰始六年。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沆。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沆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泚尋改國號漢。范氏曰。死非難也。處死為難。使系能拒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惜哉。夫為忠為逆。在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卒不免。然則其死也。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集覽** 仰藥。按漢書注。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也。沈惟沔反。臧獲。前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

北郊。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質實** 大理卿。注見唐高引決。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萊州膠水人。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以馮河清為涇原節度使。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名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况知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况為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為中書令。翊詐為寧遺泚書。獻之。杞潛寧與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集覽** 潛然出涕。詩。大東篇。潛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焉出涕。注。潛焉。涕流貌。

潛音所姦反。又山晏反。

書法

崔寧何。崔旰也。旰殺主帥。罪人也。朝而遣還。嘗書復使還矣。失刑為譏。則今而誅之宜也。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殺書之。

發明

盧杞誣楊炎。德宗既遣中使縊殺之。今杞又譖罪。亦當與之辨明可也。曖昧殺之。是否不分。果何謂耶。夫盧杞之姦。所以敢於誣罔而不疑者。亦以德宗之性。愚闇易入故耳。書殺書官。崔寧亦可哀也。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芑。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魏縣行營。唐自祿山反。邊兵之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故曰魏縣行營。

集覽

書法

書赴長安。予義也。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此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烝

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而已。胡氏曰。陸公論羣臣之罪。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此指盧杞而不斥其名也。贊疏既上。而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方之詆訐毀罵者。其效優矣。**集覽** 梯衝。詩。皇矣。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鉤。古侯。克侯。二反。衝。昌容反。**質實** 韓遊瓌。靈說。文作輶。輶。陷陣車也。一曰撞城車。縣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田悅。王武俊。寇臨洛。

田悅說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至是回紇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滔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主

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平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故蹉跌至此。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亡。則泚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武俊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集覽** 達干。卽磨咄莫賀達干。頓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蹉于。昭義。謂昭義藩鎮李抱真。見漢文。帝六年。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集覽** 奚奴。日月本奚人。故罵曰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別種。注見隋文帝開皇元年。

質實

梁山。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

十一月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此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泄。帥眾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徒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

質實

韋臯。京兆萬年人。奉義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

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顏。時常春。渭北節度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乾陵松栢。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

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杞策。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眾。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羣臣忠邪賢不肖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刺如此。其人可知矣。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則至死而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集覽 乾陵。高宗陵墓也。在今乾州。奉天縣。屬京兆。乖刺。謬戾也。刺。質實。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鹽夏。二州名。鹽。注見貞元三年。夏。注見漢武來葛反。元。年。朔方。戴休顏。夏州人。漠谷。地名。未詳處所。姑缺之。以俟知者。乾陵。注見中宗嗣聖元年。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

書法

邵陵王綸還軍入援。侯景擊之大潰。書惜之也。此其不書賊擊之。書遇賊何。罪盧杞也。於是援軍欲從間道。杞固不許。以至遇賊。誤國之罪大矣。終綱目書入援十二。入衛三。赴難三。其書潰者二。詳梁

武帝太清二年。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考異

擊當作討。

考證

擊當作討。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為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上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緹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范氏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眾寡，主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黨

所據唯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恐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氈，縣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又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填塹，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范氏曰：德宗因師出以為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及其失國，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集覽**飛狐道，飛與蜚通。注見漢

王邦三年蜚狐之口。襦袴。襦。短衣也。袴。脛衣也。袴與袴通。漢外戚傳。窮袴。注。今之襦袴也。蕪菁。注。見陳主伯宗光大元年。不能前却。進退兩難也。憂未艾。左傳。襄九年大勞未艾。注。艾。息也。魚廢反。又五蓋反。漢五行志。傳國未艾。注。艾。讀曰刈。絕也。萬俟。虜複姓也。音墨。其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注。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質實**蒲城。一統志云。古邑名。漢為重泉縣地。屬馮翊郡。後魏於此置白水縣。西魏始改蒲城縣。隋屬同州。唐初改為奉先縣。屬京兆府。後復為蒲城縣。天祐間屬同州。五代時屬京兆府。宋初屬同州。尋復蒲城縣。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東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華州。注。見立宗開元十一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中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雲梯。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告身。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金商。二州名。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商。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書法

書圍解何。不以臣加君也。故不書解圍去。筆削之法嚴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

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

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銜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

集覽

矜銜說文。自誇曰矜。自媒曰銜。銜音

熒絹反。雷同。注見漢章帝元和元年。勦說記。曲禮曰。毋勦說。鄭玄注。勦。猶覽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也。勦。初交反。又初教反。臆度。以胸臆之意。忖度之也。畏。懼。漢書。匈奴入。馮門。太守坐畏。棄市。顏師古注。懼。乃管反。怯也。質實。便橋。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咫尺。喻不遠也。賈逵曰。八寸曰咫。十寸曰尺。仲虺贊揚成湯。不殫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虺。商之臣名。爲成湯左相。詳見商書。仲虺之誥。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吉甫。周之臣名。爲宣王

書法

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于行在。杞懼其言已。白帝不見。詔使引軍還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始此矣。書至。書詔引軍還。病德宗也。

發明

前書懷光帥衆赴長安。既著其勤王之實。至是賊兵已退。固當君臣相與勞苦。幸得解圍相見之意。此亦人情之常。而乃遽使回軍擊賊。何哉。意懷快。快。此固中人以下之所不能免也。綱目書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其嚴趣氣象。至今猶可想見。德宗信用姦邪。所爲若此。能無再竄之辱乎。

曹王臯遣使貢獻。

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脩塹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少遊悉奪之。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集覽。閉關梁。界上之門。梁。橋也。塢。壁。埤蒼云。小障曰塢。軍壘。臨危曰壁。京峴。山名。卽京鎮也。在今鎮江府治東五里。京口。因山得名。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書。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建業。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金陵。京峴。山名。一統志云。在鎮江府城東五里。卽秦所鑿。泄。王氣處。吳謂之京口。京鎮。以此。

書法

書。予義也。州鎮奉上。常事也。曷爲予之。於是天獻。可謂義矣。故貢獻不書。此書曹王。後書韓滉。皆義之也。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

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中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胡氏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瀆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德宗早用陸贄之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質實

司馬官名。注見漢武

帝天漢二年。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

李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

子甲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關播罷。

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質實**
江淮大震。少遊送欵於希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鄆州。注見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典戎。遠近騷然。眾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勲舊。務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協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集覽

覲貌。覲他典反。面慙也。詩有覲面目。注。覲。姑也。李氏曰。以為媿耻者非。媿音下刮反。多詐也。成湯以罪已勃興。商書湯誥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詳見論語。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詳見說苑。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王武俊。田悅。李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緩。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赦如淮南。壽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以狗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守霍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口上

流。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李兼出戰。大破之。以兼為鄂岳沔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之志矣。**集覽**夏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質實**張建封。鄧州南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廬。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霍丘。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鄂岳沔。三州名。鄂。注見漢後王建興七年。武昌。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沔。注見玄宗天寶六年。漢陽。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上於行宮。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胡氏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喻。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遁光膠口之意哉。烏乎。贄可為人臣之式矣。**集覽**人不攜。攜。離也。不攜。謂無離心。殷憂。殷。讀曰隱。痛也。詩。憂心殷殷。注。殷本作慤。通作隱。慤。慤然痛也。徐駕六龍。徐。安行也。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鮮儷。鮮。少。儷。耦也。**質實**六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大盈有庫舊矣。於是積諸道貢獻於行宮。庶下而榜之云耳。則其書曰置庫何。病德宗也。德宗志於貨利。在難不悛。故其發見如此。綱目書曰置庫。所以深病之也。

發明

德宗以掊歛致禍。方在播越之中。而又重尋覆轍。是尚可與有為者哉。書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行宮且爾。况處京師無事之地乎。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
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
陛下誠能變更。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
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
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克山南。荆
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
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
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
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脩勵。慕為清
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
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
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
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胡氏曰。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
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去留與帝為約。不
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宦官縱橫而上
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
盧杞為一心也。其不
集覽 掌宮掖之事。唐初太常定制。
可與有為也。決矣。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
事。唯門閣守衛。廷內掃除。黃衣稟食而已。行則可保。言
不悔行也。去留與帝為約。蕭復所謂臣敢不竭力者。留

也。臣實不能者。去也。此
二句是與帝為約也。
正誤 行則可保。今按行。去聲。集
覽似以行為平聲。大槩言
蕭復平日之行。不
質實 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二年襄陽逗留。注見漢宣帝本
始三年。
年。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
滔。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與兄泚及
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
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
平生與同謀共功。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使滔得志。泚
亦不為所容。况同盟乎。不若陽許偕行。陰為之備。厚加
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大王外不失
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見
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
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
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
與八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約滔
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
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

約與偕行。悅曰：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曰：國兵新破，將士不免凍餒，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涇大怒，即日遣兵攻宗城。經城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涇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集覽**：九葉天子，高祖至德宗，凡九帝矣，故曰九節度使。**葉**：八郎謂田悅、館陶、頓、頓、舍也。館陶注見晉孝武帝永元九年。幄帟，周禮注：四合象宮室曰幄。平帳曰帟。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又三禮圖曰：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質實**：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上下四旁悉周曰幄。**昭義**：鎮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宗城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經城**：注見梁武帝天監七年。經縣，冠氏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貝魏**：二州名。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發明：王武俊等連衡反叛，德宗討之而不能克。一經書于冊，至此遂詔復其官爵，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集覽**：尚結贊，吐蕃之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質實**：吐蕃西羌種名。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其名。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八年。崔漢衡博平人。

書法

天寶之末，回紇吐蕃請助討賊，則書請助。於是吐蕃請助收復，則何以不書。削之也。曷為削之。吐蕃受賂，觀望反覆，無功而歸，則非誠心請助者矣。然則何以書。書發兵，書歸國，所以著夷兵不足恃也。

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諡忠烈。

書法

贈書諡重死節也。故臬卿書諡忠節。秀實書諡忠烈。真卿書諡文忠。皆死節者也。綱目書贈官

十一。詳晉明帝太寧二年。而書諡曰某者。三人而已矣。詳貞元三年。

○李希烈圍寧陵。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

將兵助之。以疆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集覽

宣潤。宣。本秦之鄆郡。漢改丹陽郡。後漢改宣城。隋改宣州。宋陞寧國府。潤。本秦丹徒郡。三國吳改京

口。隋置潤州。唐改丹陽郡。宋陞鎮江府。質實。寧陵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二年。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汴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宣潤。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京口。

李晟還軍東渭橋

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制。晟因其至營。數以滬澗之敗。斬之。因馳入其軍。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跡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

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命贊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贊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願因此敕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迴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贊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惠太彊。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眾。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送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然如此。集覽。東渭橋。注見漢文帝三年。中渭橋。附麗。附。依。麗。著也。麗如字。讀。或作離。莊子。附離不以膠漆。注。離。音戾。亦附也。謂使離者相附也。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注。先

人而制人。所以奪敵之戰心也。先悉薦反。

質實

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塞。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集覽

漢祖遊雲夢之策。漢高帝六年。人有上書告韓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偽遊雲夢。信來謁。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

歸而殺之。**鐵券**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質實

洋利劍三州。洋。本漢城固縣地。後魏分置興勢縣。尋於縣置儻

城郡。隋初郡廢。縣屬洋州。後州廢。屬漢中郡。唐屬洋州。改為興道縣。天寶初洋州始徙治於此。孟蜀改洋州曰源州。宋復為洋州。陞武康軍。元仍為洋州。以附郭興道縣。及真符縣併入。本朝改為洋縣。屬漢中府。利。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葭萌。劍。注見立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凡書鐵券。譏也。綱目書賜鐵券三。安祿山。李懷光。王行瑜。皆終反者也。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震符。名用誠還。不受命。則殺之。遂去。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用誠迎之。勛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瑊自言。瑊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歔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多出仕泚。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集覽

涇卒之亂。去年發涇原道兵過京師。遂作亂。汚漫賢者。莊子讓王篇。以其辱行漫我。注。漫。音慢。以耻辱之行。汚漫我也。荀子正論篇。流淫汚慢。注。慢。音慢。當作漫。亦汚也。駱谷。注。見漢後主延熙七年。

質實

梁州。

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嚴震。梓州鹽亭人。侁之弟。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渭北。渭水之北。注。見漢高帝五年。歔歔。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山南。道名。張九韶曰。唐置山南東道治襄陽。山南西道治漢中。盩厔。縣。

名。注。見漢哀帝建平三年。南山。注。見晉元帝大典四年。終南山。

書法

奉天書如。此其書奔何。急也。昇鸞內應。福達輩復邀車駕。自非數子。稍知大義。得入駱谷。鮮矣。

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曰。書如四。劫如二。書出奔四。書奔九。書走六。詳立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涇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光之反。不烈於朱泚。

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遠來赴難。幸而有功。畧無問勞撫慰之意。乃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克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質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等。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

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請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

質實

幽陵。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書法

權知軍府何。請帥也。故綱目特書權。逐殺主帥。用為主帥。君子所深譏也。必若田緒。然後書以不為節度使。不為譏矣。

李懷光奔河中。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眾。眾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於賓佐。李景畧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

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鄉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胡氏曰：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予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負哉？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遊瓌知軍府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質實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業已注見漢成帝河平四年。奉天縣名。注見建中元年。昭應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縣名。注見建中元年。

見周赧王三年。

車駕至梁州。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唯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而獲官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下皆賀。然贊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集覽**。試官。唐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之。郎。有職事。有職掌者。謂之職事官。有散官。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司士。文學。助教。為散官。有勳官。凡十有二轉。起正二品。至從七品。自上柱國。至武騎尉。有爵號。王公侯伯子男。為爵號。突鈿。鋒鈿。思廉。反。利也。突。觸。利。刃也。梁洋。梁。本漢之漢中郡。晉置梁州。唐以梁涼聲相近。改名褒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陞興元府。洋。本漢中南鄉縣。晉改西鄉。元魏置洋州。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岷。峨。蜀中二山名。岷山。即汶山。在茂州。去青城石山百里。俗呼鐵豹嶺。峨山。在嘉定府。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俱在峨眉縣南。**質實**。成都府名。注見晉州。西川。注同上。益州。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岷峨二山名。按一統志。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列鷲村。一

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洋。望見成都。峨山。在嘉定州峨眉縣西一百里。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又名蛾眉山。周迴千里。有石龕一百一十二。大小洞四十。南北有臺。重巖複澗。莫測遠近。

發明

前書帝奔梁州者。譏德宗自致奔竄之失。此書車駕至梁州者。正天子萬乘之儀。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

陸贄章奏甚多莫不竭忠盡智悉中機宜此尤務全國體深有合於王道雖遭時不淑其嘉謨碩畫足為

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集覽大憝。注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十五載。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褒斜。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追抉宿疵。抉。通作缺。古穴反。擿。缺也。挑發貌。宿疵。猶言舊病。謂在日之瑕。今復追尋而挑發之。前漢孫寶傳。故擿缺以揚我惡。忠盡。詩。文王篇。王之盡臣。注。蓋。進也。音才刃反。呂氏曰。忠愛之篤。進進無已。李公凱注。蓋。在忍反。忠也。
質實。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鳳翔節度。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宇宙。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反側。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發明

李楚琳以偏裨殺主帥。降于逆泚。其罪大矣。然是時乘輿越在草莽。力未能制。楚琳乃能委曲

致貢。不遂其怙終之惡。故綱目書其遣使請行在。以予之。此以恕待人。不輕絕物之意也。

夏四月。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質

實。神策軍名。注見建中四年。

以田緒為魏博節度使。○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
質實。斜谷。注見漢成帝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元延三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范氏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脩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集覽** 剖心之主。王子比干。商紂之君。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而觀其心。匪躬之臣。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執心不回。志匡王室。

者也。劉氏云。匪躬之故。謂非私其一身之事故也。**正誤** 剖心之主。今按集覽。紂剖其心。陸贄謂若以諫爭為指過。則紂殺比干為是。不宜見罪於武王也。哲王指武王。泰誓。數紂之罪。有曰。剖賢人之心。**質實** 唐安。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書法

書。病德宗也。三叛謝罪而蕭復出。懷光東奔而公輔罷。帝之性習如此。尚可以有為哉。

涇原大將田希鑿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於泚。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集覽** 節鉞。蘇鶚演義曰。節。編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

竹節。因為名。長一尺二寸。大將所擁。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鉞。大斧也。書。牧誓篇。王左杖

黃鉞。卽此。顏師古曰。節以專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之。示征伐自天子出也。又旄節。注見貞元十八年。質

賈耽。滄州南皮人。樊澤。河中人。

書法

工部尚書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美耽也。先是耽鎮山南。遣其司馬樊澤奏事。澤旣復命。有旨以澤代耽。牙將怒。請殺之。耽不許。卽日離鎮。代德以來。方鎮跋扈。未有恭順如耽者也。故特書之。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耻。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

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集覽。不日梟夷。梟。掛之也。不日。猶言卽日。謂非久可梟其首而夷滅其族也。鑿與反正。鑿。通作鸞。說文曰。人君乘車駟馬。鑿入鑿鈴。象鸞鳥聲。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銜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鸞也。反正。或解云。猶言中興也。按杜甫贈別賀蘭銛詩。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注黃鶴云。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謂之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此言鑿與反正。謂德宗車駕先奔梁州。後還長安。國祚再復也。南宮。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臨洛。縣名。屬洛州。案洛州。今廣平府是。今廣平。永年縣有臨洛鎮。感激。說文曰。感激。憐憫貌。杜甫詩。表馬誰爲感激人。注。案梁江總曰。今出入無馬。禦寒。無裘。誰是感激之士。謂誰肯憐憫其貧也。卽此。

正誤。感激。今按武俊感抱真之誠心相與。而志意激發也。質實。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昭義。鎮名。謂李抱真。又注見貞元十年。西山。莫詳處所。唯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有西山。一名發鳩山。山海經云。發鳩多怪木。有鳥名精衛。相傳炎帝小女。遊於海。溺而不

返。化為此鳥。嘗取西山木石以湮東海。即此。未知是否。觀者察之。臨洛縣名。注見建中二年。縱橫。注見周安王

十五年。

書法

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胥會耳。何以書。師克在和也。於是兩軍相望。尚未相信。微抱真忘身狗義。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

綱目書曰。李抱真會王武俊。嘉抱真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